



金剛乘季刊 劉銳之



敦珠甯波車



恭敬佛像功德：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褻瀆，更勿加以損壞。即使置在牀上、或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根桑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一人於雨中見小泥塔，急拾草履蓋之。又一人至，以履垢，易他淨物；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後與造塔人，三者皆為金輪之轉輪王」。故說聞三寶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為成佛種子。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農曆壬戌年十月初一日

第 13 期

དམིགས་པ་དང་འཛིན་པ་དང་། །ཚུད་པ་ཡང་སྤྲུལ་འཛིན་པ་ཡི།

所緣及行相。因緣并攝持。

བྱད་ཚུལ་སོམས་པ་དཔལ་སྤྲུལ་པ་ཡི། །དྲོད་སོགས་སྤྲུལ་པ་ཉིད་ཇིག་ཞིན་ལྟ།

菩薩救世者。如煖等體性。

ལྡན་ཏེ་གཤམ་ཞི་པ་ལྡན་པ་རྟོག་པ། །ཚུད་དང་འཛིན་དང་ཚེན་པ་རྟོག་སྤྲུ།

依具四分別。分下中上品。

རྒྱལ་མོ་སྤྲུལ་པ་ལྟར་བྱུང་དང་། །འཕམས་པ་དཔལ་ལས་བྱུང་པར་འཕམ་གསལ།

勝出諸聲聞。及以諸麟喻。

དམིགས་པ་མི་རྟོག་པ་སོགས་པ། །འདོན་པ་འཛིན་པ་ཅན་དཔེ་ལྟ།

所緣無常等。是四諦等相。

རྣམ་པ་མཁའ་ལོ་ལོ་ལས་སོགས་པ་འགོག་། །ཐིག་པ་གསུམ་ཅན་འཕྲོག་པ་འཛིན།

行相破著等。是得三乘因。

གཞུགས་སོགས་པ་དང་འཛིན་པ་རྣམས་ལྟར་དང་། །གནས་དང་གཏགས་པ་དང་བཟོད་པ་ལྟར་དང་།

色等離聚散。住假立無說。

甯瑪巴獎學金第一屆徵文留影

陳建夫攝

閱卷老師：

歐陽無畏教授

釋日慧法師



提供獎學金者王昌齡

第二名葉娟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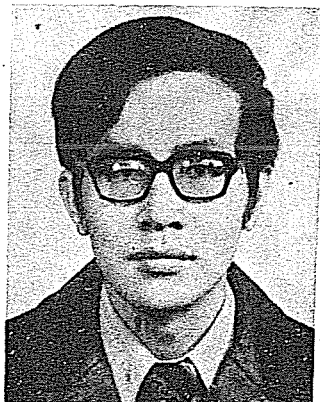
第一名賴仲奎

第三名洪美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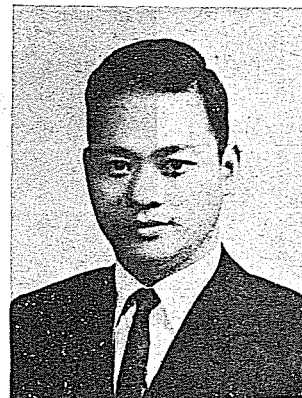
執 行 業 務 者



鍾棣湘



林崇安



王仁祿



香港金剛乘學會
第三十八屆
靜坐班剪影

黃銘錫攝

贈閱處

畫 甯瑪巴獎學金第一屆頒獎盛況..... 陳運夫攝 3
頁 第三十八屆靜坐前影..... 黃銘錫攝 4

論西藏密法

甯瑪巴獎學金第二屆徵文..... 賴仲奎 6

金剛乘全集第二輯接受預約..... 本社 9

金剛乘全集上師賜序..... 本社 10

本會法訊..... 劉銳之 11

普賢行願提要 (下)

普巴金剛法抉擇中觀應成派說..... 沈家楨 12

簡覆密法修持訣要函..... 劉銳之 16

密法四級灌頂述要

申請四級灌頂條件簡述..... 談錫永 18

節錄印度佛教史之神通節..... 陳建強 20

密宗寧瑪派印度祖師史略

劉銳之 21

民初慧明法師開示錄(三)

重印敦珠寧波車降生傳記跋..... 劉銳之 25

香港第三十八屆密宗靜坐班瑣記..... 淨慧 26

李世華居士紀念專欄

憶李世華..... 劉銳之 27

懷故人..... 羅時憲 28

懷著一個未了的願離去..... 馮公夏 28

追思李世華師兄..... 江妙吉祥 29

文化沙漠中弘揚佛教文化之李世華居士..... 談錫永 30

封面裏：現觀莊嚴論頌(9) (藏漢對照)

劉銳之 32

封底：本會標幟

封底裏：心經藏英對讀

國內

臺北郵政信箱五十三之八四八號

(國內助印請利用郵撥一五〇九八九號)

國外

一、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二、星加坡：APT. BLK 4, 08-4990,

JAL. BT. MERAH,

SINGAPORE, 0315.

凡向當地索閱，請附回郵費，國外助印，

請以外幣匯票或現金掛號直接匯交臺北郵政信

箱五十三之八四八號，任何助印，必在下期季

刊公佈徵信。

出版者：金剛乘學會

發行所：金剛乘雜誌社

發行人兼社長：董淑惠

副社長：林崇安

執行編輯：鍾棟湘

社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九十一號

通訊處：臺北郵政信箱五十三之八四八號

郵政劃撥：一五〇九八九

印刷者：永裕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臺北市雙園街四十九巷十六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誌字第二一九八號

中華郵政登字第四四〇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金剛乘學會

香港方面

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電話：H六一九八一

臺灣方面

臺北市忠孝東路六段昆陽街一五五號四樓

臺中市仁和路一〇五巷七弄四之四號

電話：(〇四二)八七三二二〇・八七〇三五一

高雄市民族二路一〇二之五號

電話：(〇七)二八四八一三・七七一七三七三

密乘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敦化南路三三〇巷十七號三樓

電話：(〇二)七五二七三〇七

通訊處：臺北郵政信箱五十三之八四八號

郵政劃撥：五一四四二二

論

西

藏

密

法

賴仲奎

本文乃第一屆寧瑪巴獎學金徵文榜首

壹、前言

佛教有顯密之分，密宗復有藏密、東密之別，其分別者，乃適合衆生之根性意趣，因機施教所致。及其至也，固無差異，經云：「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歧。」唯藏密行者稱修持西藏密法能「即身成佛」，如是，則當先明即身成佛之定義，次及修學方法之次第，再言四級灌頂之法義，後釋藏密儀軌之通則。此爲茲篇正題所談者也！故不詳述西藏密宗教史之傳播、與密典教義之探討。

貳、正題

一、即身成佛之定義

佛有三身，卽法身、報身、應身。所謂法身，又名法性身；眞如法性，常住不滅，人人本具，生佛平等。其所異者，爲在是否證得二無我空智，令之顯現。此眞如法性，佛與衆生共之，無二無別，恆徧一切時處。從衆生位言，迷而不顯；約佛果位言，覺而證得。所謂報身，有「自受用報身」與「他受用報身」之二種分別。自受用報身爲佛積集無量福德智慧資糧，所起無量眞實功德，感得無量清淨光明，內證法樂之身。此爲不共之身，自成佛日，盡未來際，相續湛然，恆常自受用廣大法樂。他受用報身是佛爲住十地諸菩薩衆說法而變現之身，現大神通，轉正法輪，決衆疑網，令彼受用大乘法樂，乃彼此共業所感而得。所謂化身，又名應化身，卽佛爲欲廣度一切衆生，而示現全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五眼、六通、十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十八不共法等，爲未登地諸

菩薩及二乘凡夫，隨彼機緣，現通說法，令各獲得諸利益。此亦共業所感而得。是以釋尊授記彌勒菩薩當來下生成佛，尙需若干劫後，正以衆生共業關係，此國土人情，依正莊嚴，不易隨時成熟。如是，就佛極聖果位言，具法、報、化三身。行者依五蘊、六根和合之身，修持西藏密法，得傳承不斷具勝證德上師之加持，能將福德智慧資糧，一生圓成，並使自心了解空智與師無二，於道體相續中，生起實相證德，恆常自受用廣大法樂，故能解脫。此單依內根，唯自己修證如實了知，不與衆生共也。若他受用身與應化身，爲欲廣度一切衆生而顯現，則兼依外境，需衆生共業所感而得，唯不易隨時隨地成熟爾。若眞如法性，本恆徧一切時處，生佛平等，無二無別，在佛爲法性身，在凡夫爲素法身，本來圓滿，不增不減，無欠無餘。如上所述，則「即身成佛」，當可釋爲依五蘊、六根和合之身，於此生圓滿福慧資糧，通達空性智慧，顯現眞如法性，證得法身，成自己受用內證法樂之「自受用報身佛」。

二、修學方法之次第

密宗爲果乘，悉依法、報身佛所說教誡，根據諸佛心印，法界自然，以果地覺、融因地心，以無礙大遊戲境，融有礙不自在境，而示種種教誨。於飲食便溺、睡夢死時、及死後之中陰身，皆當利用以修。因有此無上方便，乃可使歷劫資糧，一生圓成，而得解脫。密宗做法昔日天竺國王立太子爲王儲時，以寶瓶取四大海之水灌其頂，表賜權而祝之，承認太子爲未來之國王。故傳法時，設壇而

行灌頂之式，即將凡夫提升爲佛子，並付與法權。凡夫灌頂後之身語意，卽同佛之身語意，事上雖未成佛，理上已是成佛，唯已經灌頂之行者，勿執理而廢事，應依事而起修，理事雙圓，佛道自成。楞嚴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故依法灌頂，有生起次第、圓滿次第、大圓滿（大手印）之修持次第，漸次開顯本具之眞如法性，智慧光明，是以灌頂依序有梵文三義：

1. 阿啤星渣——滌淨污垢

衆生本具佛性，因染緣熏習，一念無明，遂成凡夫。故先淨除內外污垢；猶如將瓶之內外污垢先滌淨後，始能灌注精華。

2. 阿啤些加——依份分派

行者修不同之法，須灌不同之頂，以給予不同之名份。若有十人同壇灌頂，則每人均得本份應得之一份功德，非得十二分之一也。

3. 阿啤詩的——許願歸屬

允許行者願心成就；如受四臂觀音灌頂，並願成就四臂觀音，則依照儀軌，精進修持，卽可成就四臂觀音。

如是應知經灌頂後，已得名份，尙需發願，精進修持，才能成就。

行者平常應觀察世間之苦因和苦果，厭棄輪迴，希求脫離業染，並於一切衆生發起大悲心，誓願斷盡自苦，及遍斷一切衆生之苦，而求共趣解脫之道。蓋以無上密法之成就，建立於小乘之「出離心」，與大乘之「菩提心」；若出離心不能殷切，菩提心不能廣大，則成冀求速效或神通之途，不能趨入眞正解脫之道，所謂「因地不眞，果招迂曲。」具此前行，才進入無上密乘不共修行中；於此應先揀擇終身依止之上師。不觀上師功德，輕信依止，終無大益。所謂上師者，爲從普賢王如來歷代傳承不斷，於相續中生起具勝證德者，有導引行者脫離輪迴之甚深善巧方便，行者親承教授而得加

持，耳提面命，步步實踐。解脫之道，既全由上師開示，故上師爲全部修行過程之中心，是以行者於具勝證德之上師，應起不共無比之淨信心，視師如佛，恭敬承事。依止具德上師，如法接受灌頂後，尤應嚴守戒律，並將灌頂心要付之實踐。以無上密乘成就速利，故其戒律嚴厲周密，依行者所受各級灌頂次第圓滿及成熟程度，分別授以各種戒律。若四皈依者，受持「十善」；若瓶灌者，再受「菩薩戒」及「十四根本墮」；若密灌者，增受「八支罪罪」及「五方佛三昧耶戒」；若智灌者，再增受「根本三昧耶戒」及「支分三昧耶戒」；名詞灌者，再增受「大圓滿戒」，更有依所修密法，另傳三昧耶戒而嚴守之。蓋持戒清淨爲隨順解脫之勝因，一切善法之根本。如是發殷切出離心、發廣大菩提心、皈依具德上師、嚴守戒律誓句，復依四灌頂道等無上密法，精進修持，當爲修學之次第。

三、四級灌頂之法義

藏密有四灌頂道，依次第開發行者本具之眞如法性；爲觀行者成熟程度，依次第灌頂之修持階段：

第一級：瓶灌頂——依唯心見，修生起次第，成化身佛。

爲對治行者心理上之凡夫我執，通過五種灌頂，以五方佛爲頂嚴，直下承當，與佛無別，從心理開發行者之如來藏。依之修行，在果位中證得化身佛；蓋佛爲欲廣度一切衆生，而有種種示現，行者機緣相感，依其示現之相，二六時中，佛慢堅固。以初級瓶灌，唯從心間修習生起次第之觀空（含攝眞空妙有），能明顯現起對生及自生本尊身，故能卽身或於中陰時，可乘此灌頂修習功德，得生所修本尊刹土。

第二級：密灌頂——依中道見，修圓滿次第，成報身佛。

爲對治行者生理上由我執煩惱所生成之生理障礙，習毘盧七支坐，修「脈、氣、點」三種細相。而凡夫行爲上之表現有「身、語、意」三種粗相，卽顯教所稱三業；因世間一切事物，均以細御粗，

故修「脈、氣、點」來改變「身、語、意」三業。以精細之脈，積聚而成身，故修脈使之調柔，開顯本具之金剛身脈；以精細之氣，屈曲而成語，故修氣使之導順，開顯本具之智慧氣；以具體之點，抽象而成意，故修點使之淨化，成爲本具之明點。依之修行，在果位中證得報身佛；蓋行者依因惑造業所感而得五蘊、六根和合正報之身，修持密法，內證法樂；以二級密灌依三脈四輪修習圓滿次第之甚深內道（即修脈、氣、點），開展代表法身之中脈，自受用廣大法樂，故能即身或於中陰時，與如來藏自行開發之報身佛合體成就。

第三級：智慧灌頂——依密覓見，修圓滿次第，成法身佛。

此灌與二級密灌同屬圓滿次第，亦修「脈、氣、點」三種細相，及殊勝手印，能使自身之智慧氣貫入中脈，開發六輪，自度度他，實證如來藏中法身光明，故能即身現起光明，證得法身佛。

第四級：名詞灌頂——依大圓滿見，修且却、妥噶、或大手印，成自性身佛。

行者經修習生起次第，圓滿次第，已能依修脈、氣、點，而由中脈開顯法身光明，唯需經四級名詞灌，由上師指示方能證得，始知離於微細修垢，直顯如來藏本具之本尊身，故能即身成佛，證得自性身佛。所謂自性身佛者，當爲自身眞如法性、智慧光明，本自具足，一切現成，不假外求。

如是，應知經四灌頂道，每一次第均得證量者，可由凡夫依次次第開發本具之眞如法性而成佛。然依大圓滿無上密之且却，可由二級密灌，不必經三級智灌，直接受四級名詞灌，亦能自證法身光明。以二級密灌、三級智灌同屬圓滿次第故。

四、藏密儀軌之通則

藏密儀軌一般而言，分爲「前行」、「正行」與「後行」三部分，統攝由凡夫，天人，歷阿羅漢、菩薩，以至成佛之途徑，包含由菩提心所行入世利他之悲願，與空性見所證緣生性空之智慧，爲

一悲智雙運之殊勝妙法。簡列儀軌程序於後並釋之：
皈依——發心——觀人我空——觀成本尊（意生身）——迎請灌頂

——加持頂嚴——智慧尊融入（七識）——種子字（八識）呪輪（心間脈卍字）放光——上供下施——與本尊呪聲融合——器世間成佛刹、情世間成尊身——收攝成法我空——本來是佛（成如幻尊身，佛慢堅固而住）——回向。

若依菩提心而言，分爲前後二段：

前段：由凡夫皈依發心，以至成本尊，收攝成法我空入定，平等安立；屬於由願行菩提而勝義菩提。即觀世間苦，悲愍衆生，發廣大願，盡未來際，上求佛道，下化衆生（願菩提）。發悲願後，實行六度及諸善法，遠離衆惡，廣集福智（行菩提）。上上升進，悟無生忍，證眞如相，入如來地（勝義菩提）。

後段：爲出定成如幻尊身，佛慢堅固而住，回向一切衆生，利益安樂之；屬於由勝義菩提而願行菩提。即已觀照開發生佛平等，本自具足之眞如法性（勝義菩提），而能利益安樂一切衆生。華嚴經云：「證得如來智慧，利益安樂一切衆生。」成佛原爲利益衆生，即是大悲願行（願行菩提）。

前段從俗入眞，悟諸法空性，平等安立；後段從眞出俗，起大悲願，成就衆生；進而即俗即眞，將所修之密法、體悟之眞理，與日常生活融合爲一，達到圓融無礙，即爲佛之境界。

若依空性見而言，分爲四種階段：

前行：第一階段凡夫及天人——要懂皈依及發菩提心。由凡夫皈依、發出離心、禮拜、獻供、懺罪、讚頌師佛、發菩提心等積集福德智慧資糧。

第二階段阿羅漢——要懂人我空（觀空呪之意義）觀吾人爲五蘊之假和合，爲因緣所生而無眞實之自體。自性空故，一切法

自性空；當下即空。

第三階段菩薩——要懂妙有（成本尊、心呪、呪義），藏密係以果地覺，融因地心之特殊修持即身成就法門，以世出世間森羅萬象，皆本自性因緣所生，謂之妙有；故於觀人我空後，頓成本尊，並具足種種莊嚴妙行，自身即是本尊，無二無別，此即妙有。要懂真空（法我空、收攝入定、出定復成本尊），不知諸法空，恆受生死苦，人法俱實，則佛性不顯。有緣生義，人法俱空，佛性顯現，得本法身，即為佛果，法身如虛空，故曰真空。真空體內，十方微塵剎海一切俱現。故於成本尊後，收攝融入那打，無緣而寬坦，無分別任運成就，如虛空中平等而住；復成本尊，即於真空體內，顯現一切。

第四階段成佛——要懂本來是佛（行住坐臥，不離此想）。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故於二六時中，觀成本尊，並具三字莊嚴，佛慢堅固。

後行：回向——成佛原為利益衆生，是以將功德回向一切衆生，利益安樂之，祝頌吉祥之。

此但略釋儀軌之通則，不及脈、氣、點等及其他諸法。行者欲修持西藏密法，必需入壇灌頂，領受上師口訣，始能生起覺受，否則徒勞無功。

叁、結語

西藏密法浩瀚無邊，非博通教理，能根據聖言量，依正理比量而敘述者不足以論之；更非毫無證德，信口雌黃者所能闡之。故茲篇之作，係約範圍，參酌諸書，忖度綴輯，既乏勝解，亦無實證，冒然而成，必多不逮；祈諸大德，能予匡正，以少過愆，是所至禱。

註：儀軌程序係錄自 劉銳之上師六十五年五月九日於第十九次慧炬粥會之演講「即身成佛之理」講稿中。

甯瑪巴獎學金第二屆徵文

本社

金剛乘學會向以弘揚密乘教理，實踐密法修持為宗旨，故弘法二十多年，頗為外人所稱道。近來更發行金剛乘季刊，免費贈閱，以嘉惠密法學人，為鼓勵在學青年研究密法，按期分夏冬二季舉辦甯瑪巴獎學金徵文，第一屆既已圓滿結束，現逢冬季，續辦第二屆徵文，歡迎各同學踴躍參加。

一、徵文題目：

- (1) 菩提正道菩薩戒論讀後心得
- (2) 論九乘佛法

二者任擇其一。

二、獎金：第一名 五千元

第二名 三千元

第三名 二千元因額滿而未入選者，均酌贈書籍為酬。

三、應徵資格：

(1) 本刊及金剛乘全集之讀者及在校同學。

(2) 自傳一篇（約五百字）。

四、應徵期限及注意事項：

(1) 應徵自即日起至七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截止。

(2) 字數以四千字至八千字之語體文為宜。請用標準稿紙繕寫，字跡力求工整，以標點符號分段，並具小標題。影印本無效。

(3) 有按語或註解時，請附錄於文末，依次標出著者、書名及頁次等。

(4) 應徵者之姓名、籍貫、年齡、職業或學校系別、通訊地址，請寫於徵文最末處。

(5) 應徵文件請寄「臺北郵政五十三之八四八號信箱金剛乘雜誌社」。

五、閱卷老師：歐陽無畏教授及釋日慧法師

金剛乘全集

第二輯（共五冊）接受預約

金剛乘全集第二輯，已經選定，在印刷中，將於民國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三年）元月出版，其要目如下：

叢書部份

大乘要道密集

此書為薩迦巴（花教）之主要法寶，元朝國師八思巴所指導譯出。內文共八十題，於無上密乘之四級灌頂修持法要及口訣，應有盡有，惜為保密故，加以顛倒排列。然為無上密法譯成漢文，最為完備之第一本教授；比之宋施護之譯密集，法護之譯喜金剛，全部隱約其詞，超勝多矣。

大圓滿無上智廣大心要

此書為寧瑪巴（紅教）龍清巴尊者之心髓，而為薩迦巴根桑澤程寧波車講授，內分前行次第法、本覺道次第兩大部分。講說詳明，深入淺出，旁徵博證，反復叮嚀，一片婆心，躍然紙上。初機讀之，於密法常識，領略不少；老瑜伽者亦得溫故知新之益。

叢書部份

賢劫千佛名號讚

賢劫千佛名經，前人已有兩種不同譯本，而無上密法中，卻未之前見。去年吾師駕臨香港，十月初五日假座東蓮覺苑，舉行千佛灌頂，受法者六百餘人。並將本讚飭譯漢文，以資普及。正付梓人，復奉師將親繕本讚藏文賜下，莊嚴端肅，敬置卷端。倘以供奉，受持讀誦，功德無量。

大幻化網導引法

此法係廿餘年前，親近承事吾師，數月來於四級灌頂之教授，各種註疏，及所有訣要，攝集無遺，一貫傳付。此聖教量，譯成漢文，似為前人所未有，復奉恩准弘揚，婆心可想。去年師並面示云：「當年彼此壯年有暇，又值悟謙師亦復如是，且語能達意，真希有也。」現在再版，將呪字注音統一，改正錯字，使更完妥。

菩提道次第訣要

宗喀巴大士之菩提道次第廣論，於上中下三士道，分析精要，指示詳明，蔚為鉅著，惜未作為修行之指導，微感美中不足。此書為第一代班禪所作，分座示以依修，故名訣要，乃瑜伽者不可多得之教授。並將阿底峽尊者所著之菩提道炬論及邢肅芝先生譯宗喀巴大士著之菩提道次第略論附錄，比而讀之，尤為得益。無上密乘法典，絕少印刷如此精美，裝訂如此莊嚴，若非甯瑪

巴法王敦珠甯波車核准，當無如是勝緣也。全集第一輯比較普及，第二輯比較深入，內容精要、隱密、而超勝。

精裝五冊定價 臺幣二六〇〇元 預約 臺幣 一五六〇元
港幣四二〇〇元 預約 港幣 二五二〇元

預約期至民國七十二年元月十五日截止，以郵截為憑。

民國七十二年元月底出書。

國外另加郵費，水陸運費：美、加，新臺幣三四〇元 星、馬、泰、菲律賓，新臺幣二二〇元 澳大利亞，新臺幣二七〇元。請以外幣滙票或現金交掛號逕寄臺灣臺北郵政信箱五十三之八四八號密乘出版社。

郵政劃撥：五一—四二二密乘出版社

通訊處：臺灣臺北郵政信箱五十三之八四八號密乘出版社

社址：臺灣臺北市敦化南路330巷17號3樓（匯款勿寄此址）

金剛乘全集

上師賜序

劉銳之恭譯

銳之去年春，朝吾師於尼泊爾之嘉德滿都，稟以欲將前賢所譯及本人學譯之無上瑜伽密法要，編為金剛乘全集，分藏書與叢書兩種，並分輯印行，藉以弘利。師大喜悅，獎評有加，並賜序文，以資勉勵。序文有藏文及英譯兩種，接奉之下，感激非常。即飭陳建強將英譯序譯成漢文，如是藏文原序、及英譯、漢譯三種，均於季刊第七期發表。今者金剛乘全集第二輯，正在付印，恭對師所賜序，誦讀再三，覺與英譯，微有不同；乃照藏文原序，加以譯出，希望能達原意，聊報師恩於萬一耳。

如殊勝導師佛陀之所授記，密呪金剛乘導師鄔仗那阿闍黎蓮華生大士，降臨瞻部洲，爲所度之依怙。於印度及尼泊爾所標示瞻部洲之諸聖地，轉密呪金剛乘之法輪，安置無量之所度，於成熟解脫之道。特別是妙音游戲法王赤松德眞所迎請，至具雪之藏地，使一切天龍八部，立誓以護教法；與建巴桑雅（意爲吉祥無邊、任運不變。）廟，並供奉佛像。而佛教經呪之法規，總及別之內續三部，圓滿譯成藏文；且建立奉持教義之僧伽，並於國王臣民，賜以成熟解脫之甘露，依止正法，說、聞、修、成，西藏之山川，大部份爲成就者所充滿。

爲後世之所度設想：於瞻部洲藏康大地，馬蹄無餘所至之處，一切雪崖、山湖、甚深之巖窟，置不可思議之埋藏。當作衆生事時

至之期，諸取巖之士夫，以廣大祈願，善爲配合，如其次第得以降臨；從掘取而增長之門，作爲於諸有情增長利樂之殊勝事業。如是教傳、巖傳、訣要傳承起教誡規則之持續，值得自豪。

由於從前祈願圓滿之時至，一九五八年舒囊卓之贊青（劉銳之）特爲求法而來，乃嘉許之，使能滿願；以不共內續心要金剛薩埵幻化網之教傳、巖傳雙入之壇城，能成熟之四灌，能解脫之修習導引，悉傳授之；於自利實踐，及他利，許以自在宣說弘揚。

彼正信精進，增上善心，對香港及臺灣方面諸具信，生起善法，以賢善培育之。經常以實踐訓練諸弟子。

彼以前已將「西藏古代佛教史」譯成漢文印行。現在又將金剛乘法要收集，從新編輯，以發行「金剛乘全集」，余於此事，心生喜悅，隨喜贊揚，及以散花，而作此序。願殊勝之旨趣，無礙任運以完成，作如是祈禱。

敦珠智者移喜多傑寫於外元八一年三月十六日

本會法訊

鍾棟湘

本年七月十二日至八月三十日期間，上師因應各弟子之請求，分別傳授普巴金剛咒、金剛薩埵灌頂、開示金剛薩埵除障法及度亡法，更於臺北及高雄學會分次傳授藥師佛及大白傘蓋佛母灌頂。

九月一日至十月十二日 上師應香港金剛乘學會弟子之敦請，飛返香港公開傳授西藏密宗靜坐法及開示金剛乘全集第一輯之了義海心要。近已返臺，將傳授綠度母、卑嗎甯梯灌頂及吸虛空，教授此法，健康增壽。不丹國有一老者，身體虛弱多病，十年前得敦珠甯波車親傳此法後，每日依時修習，今耄耋高齡，體魄壯旺，臉色紅潤，修此法之相應程度，真不可思議也。

普賢行願提要（下）

一九八二年三月沈家楨講於紐約大覺寺

潘維疆記錄

其次我們要體會普賢十大行願的精神，在願文中各位一定也看出，普賢菩薩處處着重於「對象無量」、「境界無限」、「時間無間」。所以整個行願的心胸是無量無邊。現在將我所稍稍體會到的，提出來供各位參考：

一、對象無量

各位！發願能對象無量，實在是極善巧重要的一個訣門，譬如禮敬，平常我們看到一尊佛像，拜下去就祇在拜這一尊佛，功德就限止在此；如果一拜下去，口唸佛號，而心注念於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數諸佛世尊，那心境就擴大到無邊無際，而功德也擴大到無邊無際。這種意念，是很有趣的，讓我來舉一個例。譬如在一月朗風清的夜間，你在曠野中仰望圓月，你看到一輪滿月，一片光明。這時忽然你身旁又來了一個人，也來仰望明月。你會不會感覺到你原看到的圓月，忽然少去了一半；或原有的光明，忽然暗了一半？當然不會。如果來了十個人，同來觀月，不但你所看到的還是一輪滿月，一樣的光彩；人人所看到的也是一輪圓月，同樣光明。一萬人，一百萬人都是一樣，明月若僅照那一個，僅一個人得到光明，若照着一百萬人，就一百萬人得到光明。功德也和明月一樣，對象愈無限量，功德愈是無邊。所以我們在拜佛菩薩的時候，雖然供着的只是一尊佛菩薩的像，譬如說觀世音菩薩。你在拜下去時，應該口唸觀世音菩薩，心念十方三世無量無數的觀世音

，接着再口唸注盡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世尊，這樣就符合了「禮敬諸佛」的大願。

再舉個例，以普皆迴向來講吧。孩子病了，做娘的求神拜佛希望兒子病好。往往說將做的好事功德，統統迴向給這個兒子，好像多迴向給另外一個人，兒子的福報就要被人分去而減少了。這就同多人來觀月，怕月亮會被人分去一樣。其實你若能在迴向兒子之後，再加上一句願天下一切生病的人，都能離苦得樂，心胸擴大，普及衆生，不但你兒子所得的福報不會減少，恐怕因為你自己心境的放大，悲心的普遍，你兒子的病更容易轉好，這就符合了普皆迴向的意義。

二、境界無限

境界是心境的反映。記得有一次有一位法師教我靜坐，叫我先將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某一點，等到這一點清楚之後，將它漸漸擴大，充滿全身；充滿全身之後又漸漸擴大，充滿整個房間；又漸漸擴大，充滿所在的市區；又漸漸擴大，充滿了整個國家；又漸漸擴大，充滿了整個地球；再由此擴大到整個太陽系、整個宇宙，無邊無際，這時的心胸境界，一無障礙。將這種禪定功夫運用到行願上來，就是境界無限。再講得清楚一點，就是不要自築圍牆。

什麼叫自築圍牆呢？以供養爲例。你如果說我祇供養這位法師，而不願供養那位法師，這就是自築圍牆。或者說我只去大覺寺，不去光明寺，這也是自築圍牆，都是境界有限。只信中國佛教，不信錫蘭佛教；只標榜大乘，不願學小乘；甚至只稱讚佛教，不願讚美基督教的長處，這都是自築圍牆，境界有限，不能體會普賢大願的精髓。所以各位修行十大行願，要處處留心，不要自築圍牆，要學圓滿境界無限的心胸。

三、時間無間

普賢菩薩講得很清楚，而且在每一願末必定強調：「念念相續

，無有間斷」，可見得要無有間斷才是功夫！如果一早醒來，發起悲心，要修菩薩行。到了吃早餐的時候，想想菩薩行可實在不容易做，還是等幾年再學吧，這樣一退心，就有了間斷。或者這個星期天到大覺寺去聽經，下星期天又被朋友拉去打牌了，這又如何能念念相續，無有間斷呢？所以要無間斷，無疲厭，可並不容易。如果不先培養到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次要，將助人離苦得樂的志願放在第一位，很難得辦到對十大行願能念念相續，無有間斷的。

我個人的練習是：先將十大行願背得爛熟，然後想如何以身來行這十大行願，如何以口來行這十大行願，如何以意來行這十大行願。慢慢的發覺在行住坐臥，飲食工作之中，有時會自然而然的和這十大願相應。或以身行，或以口行，或以意行。到這階段，就可以稍有眉目了。

再其次我想將十願中的三個行願，廣修供養，恆順眾生，普皆迴向。稍就我所見到的解說如后。希望各位能思維研討，加以批評：

一、廣修供養

修供養除要對象無量，境界胸襟廣大無限，念念相續，無有間斷外，經中還有一句重要的話：「諸供養中、法供養最」。為什麼呢？「以諸如來，尊重法故」。譬如我們送人禮物，孝順父母，總以對方頂歡喜的為最有意義，供養佛菩薩，其理相同，因為佛菩薩最歡喜使眾生離苦得樂，而佛法能使眾生離苦得樂，所以以佛法供養佛菩薩，最得他們讚許，功德最大。

那麼什麼叫法供養呢？經中舉了七點。

第一點是如說修行，即身口意業都能依照佛陀的教導去做，這樣做即是法供養，是眞眞對諸佛如來的供養。

下面三點：利益眾生，攝受眾生，代眾生苦，都是遵照佛陀的不捨眾生而來，能如此做，自爲十方諸佛所讚許，所以也是功德無量的法供養。利益，攝受也許還辦得到，而代眾生受苦則甚難。有

的人會講：「他作業自受，應該讓他吃苦。」所以去代他受苦，真是匪夷所思。在凡夫的境界，確乎如是。可是說絕對沒有人肯代人受苦，也不盡然。座中有很多養育過子女的父母，我且問你，當你子女病痛得很利害的時候，你是不是生起過寧可讓我來代他受苦的念頭？你有沒有聽到過，爲了愛情，有的人寧願代他的犯罪的情人去坐牢？佛陀視眾生如自己的子女，所以我們如果能把自己子女或情人受苦受難的心，擴大到代芸芸眾生受苦受難，就是深得佛心。這樣的法供養，其功德眞如巨洋太空，不可思議！

再下面三點：勤修善根，不捨菩薩業，不離菩提心，都是遵照佛陀的行菩薩道而來，能如此做，自爲十方諸佛所讚許，所以也是功德無量的法供養。經中說，以如雲、如海、如山這麼廣大豐富的香、燈、資具供養十方三世極微塵數的諸佛的功德，還不及法供養一念的功德。希望各位深深體會此意，所以拿整捆整捆的香到廟裏去燒的功德，遠不及一念利益眾生的供養功德。

二、恆順眾生

經中說得很明白，恆順眾生的基本道理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所以對任何眾生，都要承事供養，如教父母乃至如來，等無有異。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一點，即隨順眾生並不是說樣樣都照他的意思去做，其關鍵在你是否能對他有益。經中更詳細的說了四點：「於諸病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這四點是物質與精神並重的。所以於諸病苦爲作良醫，不僅是治肉體上的病，也要治心理上的病，佛教以貪瞋癡爲人類共有的大病，所以爲這種病苦的人，治癒他貪瞋癡的病，是眞正的隨順眾生。如果有人叫你一同去搶劫一家銀行，你也隨順他的意思去做了，不但沒有消除他貪瞋癡的病，反而更加增加了他的貪瞋癡病，這就不是對他有益，不符合這隨順眾生的大願。

佛法是正路，領悟了佛法，得到法喜心安、是光明，是伏藏。

所以沒有機會聽聞佛法的等於是徬徨歧途，不知應向那方向走的人，等於是黑暗之中，也等於是貧乏窮困的人。因此各位如能隨着你的朋友與趣，設法使他遇到佛法機緣，不論是帶引他和善良知識如法師等見面，聽聞佛法，或介紹他們閱讀佛書，都是恆順眾生，功德無量無邊。

三、普皆迴向

華嚴經列普賢行願品的十大行願，已經可以說是佛法中教導我們行菩薩道的總結，而這普皆迴向，則把禮敬諸佛乃至恆順眾生的一切功德，統統迴向給十方世界的一切眾生，這種不捨眾生的菩薩行，則是總結的總結。怎樣迴向呢？經文中說：「願令眾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各位要學普皆迴向的大願，就要把這幾句話熟記在心。在做任何好事功德時，於你本來要迴向的目的外，都加上這一段向十方世界一切眾生離苦得樂，惡念不起，善事速成的普皆迴向。

迴向的心愈大，功德也愈大。上節還是願令眾生離苦得樂，經中緊接下去的一段則和法供養中所提到的代眾生苦相同。經文說：「若諸眾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眾生，悉得解脫。」這種迴向，就是大菩薩的境界，地藏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宏願，充分表現這種代苦迴向的大願力，不是我們一般人能够做得到，只可以慢慢的培養出來。倘若先能够常常不忘記別人，為別人着想，希望別人快樂，幫助別人離苦得樂，久而久之，你的胸襟自會擴大，看年高的人都似你的父母，看年輕的人都如你的子女，就會興起：「啊哟！他做了壞事，惡有惡報，這惡報讓我來代受吧！使他能够解脫，走上人天無上菩提的正路。」這種心胸，才是十大行願普皆迴向的更高境界。

世間如沙漠，眾生苦焦渴，點滴之水，都能活命，願各位不以

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我們要體會普賢菩薩教善財童子十大行願的期望，我們也要念念不忘佛陀不捨眾生的心胸，願大家菩提增長，無量法喜！

謝謝各位！

普巴金剛法

抉擇中觀應成派說

談錫永

敦珠寧波車第二度蒞港，發大菩提心，傳金剛乘學會二灌以上弟子以普巴金剛法。越數月，親教師福德法幢劉公銳之上師，又以普巴修習法廣示有緣弟子。學人不敏，亦得廣緣修習，越二十一日，於定後忽有所悟，因泚筆記之，是否有當，未敢必也。

(一)

如來三法印中，以「諸法無我」法印，派諍最大。

補特迦羅皆說有我，並以「我」為受果報之主體，故釋迦時諸外道皆不許無我。如勝論師六句義，第一實句即為地水火風空時方我意等九實法；數論師立二十五諦，亦以我及神我為實諦；今世諸異教亦恆執我見，墮入常邊。

佛家各部派皆主無我，此為與外道之差別。然於無我之旨，則各部派界說各各不同，派諍由是遂起，今試略為敘說，以見敦珠寧波車所傳普巴金剛常修儀軌之抉擇。

(二)

外道立「離蘊我」，如神我義，離五蘊而立；又如道家之神仙可以尸解飛昇，神識亦離五蘊而住大羅天中。

佛家破「離蘊我」——彼宗所計離蘊，以常、一、自在為義，

故破常即「離蘊我」可破。然犢子、正量部諸師，却立「不可說我」義，爲受業報身，即或安立五蘊聚、或安立四蘊聚爲我，於外道只隔一塵。

婆沙師與經部師不許五蘊爲我，安立內識相續爲補特迦羅，然唯識師又闢之，安立阿賴耶識爲受熏持種之種子，皆有細相之我義。

中觀派不許唯識之建立，此又分二——自續師立意識爲補特迦羅，然應成師又不許自續師所建立。凡此諸家簡別，需應深究。

今 敦珠寧波車所傳之普巴金剛法，以中觀應成派爲見地，故下文但以應成師說，簡別餘派缺失。

(三)

依中觀應成派見，自續派以下（如唯識以至正量諸部），皆許外道所計之我執爲粗分補特迦羅我執，亦皆許其能執補特迦羅之獨立實物有，爲微細補特迦羅我執；前者爲「俱生執」，後者爲「分別執」，諸宗唯犢子部師以理計有獨立之實物，墮分別執邊同外道，餘宗皆破此見。

然小乘二部，除破所執及能執之境外，不知向上安立微細無我。彼以補特迦羅如主，五蘊如僕，凡現起以「我」爲主，以五蘊爲僕之相狀，其中能支配者即爲獨立之我。既覺「獨立能主」是實，即於微細我執起執情，此蓋由不知向上安立微細我執所致，是故應破。

復次，諸部皆許補特迦羅爲依蘊假立，然依蘊假立之理則各有差別，或謂依第六意識，或謂依第八阿賴耶識，或謂依內識相續義而假立補特迦羅——於中正量師更許具不依五蘊假立爲補特迦羅，皆不應理。

應成師云，依蘊（或識）假立之補特迦羅，即俱生薩迦耶見之所緣。非但諸法非我，即尋求假立義時亦不許有一法可得也。蓋向上立微細補特迦羅我執，唯有二義——一者，其所緣境爲依蘊假立

之我；二者，此依蘊假立之我爲有而非實有。

中觀自續師以意識相續假立補特迦羅，依第二義抉擇，知有而不知非實有，故於向上安立微細補特迦羅我執，猶墮於常邊。

(四)

中觀應成師，謂「自性無非決定無，名言有乃決定有」，以此離空有雙邊，入中道義。蓋謂於勝義諦中無自性，却非無世俗法，故曰「自性無非決定無」；然世俗法皆無自性，故世俗法亦可於無自性中安立。亦即世俗法之所以可立，必以知其無自性然後始爲可安立之條件，即世俗法有，即無自性有；以無自性有即「名言有」故，故曰「名言有乃決定有」。

故應成師實以「名言無自性」理以遣「常邊」，以「無自性名言有」理以遣「斷邊」。常斷二邊皆遣，由此入中道義。

易言之，應成師以補特迦羅之實物有空，爲粗分補特迦羅無我；補特迦羅由自性空，爲微細補特迦羅無我。以此乃斷「能所」兩輪，破唯識師立阿賴耶識義，破自續師立意識相續義。蓋依二說假立補特迦羅無我，猶墮「能」邊。

(五)

敦珠寧波車所傳普巴金剛法，由觀空至自成本尊，爲生起次第部份及圓滿次第部份，僅如自續師之以名言爲實有。但「母子光明會」部份，則如應成師說，由粗分補特迦羅無我，進而至微細補特迦羅無我，蓋子入母懷亦非實有，母即空性，以入母懷故自性空，此際即爲微細補特迦羅無我，不獨阿賴耶識不復假立，意識亦不相續假立，抑且無所謂「能所」，故入中道見。

然「子母」亦僅是譬喻，倘着意執持，即墮法執，故又特標舉曰「幻手印」，行者知幻，即人法一時俱滅，是大圓滿見。

知密而不知顯，易昧深法；知顯而不知密，行修有間，思之汗流浹背，而 師恩無量，願同修能於此共嘗法味。

簡覆密法修持訣要函

劉銳之

讀者來函

劉銳之上師慧照：

謝謝來音，弟係在一九七六年以函皈依香港諾那精舍吳潤江。平時只持唵六字大明與蓮師咒，一九七九年恩師由港寄上密乘十一面觀音菩薩法本，就依着修唵，經過數月修持，自覺觀想方面，偶時會恐懼，心神恍惚，未知何故？

若果未曾熏習四加行而直接修上述法，是否錯修？

單唵一條咒，沒唵四皈依、四無量心與懺悔文，會有成就否？

如受一位（花派）上師灌頂一個法，而修唵另外一派（白派）同一個法可以嗎？

要如何處理多餘法本？

在家弟子適合學習觀音度亡法麼？

尚若要修持一個法以觀想本尊求灌頂，並唵灌頂咒，可對嗎？此致，並等候教，順頌

法輪常轉

王經武頂禮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

覆函

七月十二日大函，閱悉一切。承詢各節，答覆如下：

(一)所以學無上密法者，以依之修行，能即身成佛，與顯教之三

大阿僧祇劫（約十萬年）成佛，有所不同也。

行。

(二)怎樣纔能依以修行呢？是要得到名師的灌頂，灌頂分四級：

第一級為寶瓶灌頂，依照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修生起次第，以觀想本尊，未生令生，已生令起。第二級為秘密灌頂，及第三級為智慧灌頂，依淨化昇華脈氣明點，修圓滿次第，以達四空四喜，樂明無念。第四級為名詞灌頂，依且却、妥噶，修心為大圓滿，或修大手印。

(四)灌頂傳授修法，有所謂「心印」傳承、「表示」傳承、「口耳」傳承，似未聞有函授者。

(五)有祇受灌頂，而不修行，可以嗎？譬如世人入了一間著名學校，辦妥入學手續，及得著名校長主持典禮，既參加過後，從不上課，可以得到學問、及學位嗎？

(六)祇唵咒可以嗎？須知修生起次第，是要身結印、語唵咒、意觀想，從本尊之身語意三密加持，而與本人身語意三密相應，乃至成為身語意三金剛，然後可以成化身佛。唵咒祇是其中三分之一的小部份，當然不能全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但聊勝於無，唵總勝於不唵吧！

(七)單唵一條咒，不能成就，因尚有身、意二密不相應，得不到加持。

(八)四加行為修行之基礎，如修建高樓大廈，必需堅固地基；但要到樓宇建至甚高時，始覺基礎之重要。初機者不知，他日補唵亦可，似無所謂錯修也。四加行亦要。上師親口傳授，否則不相應。

(九)所詢多向各派上師受灌頂，修同一個法可以嗎？因舉世間法以答復！例如某君已入甲大學讀文學系，修習所授功課，尚無心得。又入乙大學及丙大學之文學系，究竟應付得了三間大學之功課嗎？得益嗎？世人有如此做的嗎？

(下轉第23頁)

折不迴。至誠所感。自然得大善知識。加以啓迪。待水清月現。即證萬法不離自心。若不發大心者。依樣葫蘆。著相求得。縱稍有感應。仍是心外之玄。若作聖解。便入魔道。至於大家修法。各有感應。須知皆由大家發心。故佛力加被。以堅固信心。而助精進。此等感應。不作聖解。即是境界。所以慧明語錄上云。吾人坐中所見境界。不宜著境生心。以不喜不懼。不取不捨。為正義。茲有一偈。

執相心着魔。離相心自在。

一切平等觀。無取亦無捨。

禪密兼修。是方便法門。開門見山。不從漸入。不重事相。亦不偏談理論。下手即在心上。用功。心念清淨。則生菩提。超凡入聖。若心念不清淨。則起惑造業。斯即凡夫。惟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故凡聖之分。只在心念而已。但其中具有關節過程。不可不知。禪宗參話頭。與密法持真言。雖有自力佛力之不同。然自他不二。同是不可說。同是以此鎖一切妄念。真言功用。更不可思議。故本法只持六字真言。不用話頭。即以此真言。破除一切妄念種子。待知見不生。妄念已淨。自然真心現前。自佛他佛。一體相應。所謂關節者。參禪通分三關。即初關重關。本法亦具三關。云何初關。學人持誦真言。持到萬念歸一。不起二念。名透初關。但此乃以石壓草。尚非究竟。云何二關。真言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是誰在持。自己亦不知。乃至同時。好似有二人同時。是名三昧現前。亦名透二關。云何三關。真言持到真妄法三者不知。深入三昧。而得離持正定。一無所有。即證實相。一切具足。名透三關。從上參禪者。透一二關者。有之。透三關者。甚難。此等關節。關係甚大。若不明瞭。則莫辨淺深。易陷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之險。至於修禪者。往往一句自心佛。成爲口頭禪。所謂十人九差路。而修密者。爭奇炫異。相上求相。皆非究竟。

禪密兼修之心念與關節。歸納起來。不出三種。一者破妄。二者顯真。三者真妄不二。三密加持。即是破妄。真言持至。一無所得。即是顯真。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即是真妄不二。禪密兼修者。能本此三種。在心念上用功。透過關節。自然破妄顯真。乃至真妄不二。

捐助本刊芳名出刊前臨期捐助者登下期

台灣方面(台幣)

- 楊鴻基捐一二〇〇元 隱名氏 簡文正 應匡器各捐一〇〇〇元 陳樹棕捐八〇〇元 林振亨捐六〇〇元 官明宗 莊繼先 周志虎各捐五〇〇元 王俊雄捐四〇〇元 尙青山 韓玉卿 劉畊甫 蔡武志 魏鈴木 陳國政 莊明和 張世昌 駱玉秀 蔡河源 陳光華 劉秀萍 蔣護全 曾馨儀 黃秉坤 陳建夫 陳林和妹 陳光炳 蕭慶秋 李月華 何雪霞 莊金沛 陳淑娟 單豪各捐三〇〇元 陳春民捐二五〇元 謝秋玉 陳立言 謝順良 林志隆 王世成 郭紀澎 林銓良 劉國寶 宋樹鶴 余天奇 高義源 黃建陞 呂黃麗卿 翁漢文 陳政輝 黃靖方 蔡喜麟 許延壽 林銘銘 林元有 胡勵真 王仁祿 王昌齡 林天增 賴幸男 黃文淵 張國雄 李皇武各捐二〇〇元 林子卿捐一七〇元 林啓明 陳樹棕各捐一五〇元 林亮夫捐一〇八元 陳瑞穎 胡俊熊 尤福祥 張國威 林建東 湯地彰 郭來發 杜松輝 張家舜 許火土 簡文添 蔡建華 韓希聖 黃煌文 高錦 陳錦德 彭祿明 龔信儒 陳金鵬 鍾棟湘 鄒慶宗 唐金源 李銘國 賴麗峯 李珮珊 李珮青 陳國經 賴重信 洪敦仁 魏秀英 呂明華 賴仲奎 周玲華 趙崇溪 趙品尊 趙品森 周焜 周必興 周張阿款 賴秀玉 周大麟 陳祈旸 龐萬春 謝桂采 洪士良 張再福 彭晃晉 黃榮頌 李芳裕 朱明星 胡濤云 陳麗鳳各捐一〇〇元 檀新生捐九〇元 羅春來 張智鷹 傅乾枝 何正興 鄭長林 陳瑩全 黃棟林 張麗鳳 王振沅各捐五〇元 李定東捐三〇元 印工：周樑生 周楊育芳 黃阿明捐助建佛堂五〇〇元 甄慧意捐港幣一〇元

香港方面(港幣)

- 鍾宅 陳卓漢各捐一〇〇元 麥榮光捐二〇元 潘先泰捐美金五元

捐助印金剛乘全集

- 國外方面(港幣) 高大添捐三〇〇〇元 國內方面(台幣) 葉懷壹捐一〇〇〇元 李家仲捐三〇〇元

密法四級灌頂述要

福德法幢劉銳之上師講授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日於香港金剛乘學會)

弟子金剛無畏談錫永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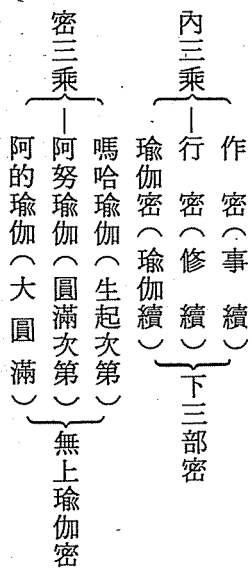
今天所講，其實只想解答兩個問題——

(一) 藏密行人將禪宗稱為「大密宗」，為什麼密宗跟禪宗竟有這樣的關係？

(二) 修藏密的行人可以化虹光身飛去以取悉地。為什麼修密有這樣的殊勝功德？

要解答這兩個問題，便要先知藏密名詞灌頂(四灌)的法要。這就牽涉到整個密法的大義。亦必先瞭解密法的大義，然後才可以知道名詞灌頂修法在整個密法系統中的地位，從而瞭解精要之所在。

普賢王如來將佛法分為九乘，其中「內三乘」與「密三乘」都是密法。其系統可分別表列如下：



以下，略說「內三乘」與「密三乘」的修持特點。

作密的修持特點是注重事相，壇城莊嚴，修持的人不自觀成本尊，但依靠本尊的加持力，向本尊乞取成就，所以稱為「從主乞悉

地」，行者七世可以成佛。

修持行密，比較上少了點事相功夫，行者亦可以自己觀成本尊，但仍然以壇城本尊為法伴，仍然從壇城本尊乞取加持力，求取成就，所以稱為「從伴乞悉地」，行者五世可以成佛。

瑜伽密的「瑜伽」，是「相應」的意思，所以修瑜伽密的行人，自己觀成本尊，同時觀成「對生本尊」。因此雖然修法時也有壇城，不過事相壇城的意義便沒有那麼重要了。行者以「入我我入觀」起修，觀對生本尊與自生本尊相應，修習時仍有迎送，所以依然有本尊與行者的分別，行者三世可以成佛。

密三乘統稱為無上瑜伽密，是相對於下三部密而言，他的特色是在於本尊跟行者無二無別，行者於行住坐臥無時不成本尊身，便可以略去事相，甚至無須特意求取本尊的加持力。然而於修行上卻仍有次第。

嗎哈瑜伽即「大瑜伽」，修「生起次第」。其精要在於修攝六根，亦即「楞嚴經」所說的「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以攝六根生起淨念，可得化身成就。

攝六根即是——眼觀對生本尊以攝眼根；耳聽咒音以攝耳根；鼻嗅燒香以攝鼻根；舌唸本尊真言以攝舌根；身結大印以攝身根；意自觀成本尊以攝意根。

所謂「生起次第」即是攝六根的修習。未生令生；已生令起，如是一一明顯觀想，於意中生起本尊，復藉此自淨其意。此時行人已發揮自力，不是依靠本尊的加持力了。

修生起次第亦有階段，口訣是「先觀對生，後觀自生；先觀一

面二臂，後觀多面多臂等；先觀自身，後觀眷屬。」次第井然，行者由簡入繁，這是藏密修行的特色——以上為初級寶瓶灌頂的修法。

阿努瑜伽即「無比瑜伽」，修「圓滿次第」。

修生起次第無論如何嫻熟，所修的都非本身具有，一切不過依觀想而成，而圓滿次第所修習的，本身具足，所以才以修至「圓滿」的階段。

什麼是「本身具足」呢？行者的脈、氣、明點。所以圓滿次第即是以種種善巧方便來修習脈、氣、明點的法門——最終目的是令脈調柔透明、令氣通達流暢、令明點淨化昇華。

修藏密的行人，可以化虹光身飛去，即是修脈氣點的極致階段。明點昇華，有如固體化成液體，液體化成氣體，所以虹光身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

圓滿次第先由昆盧七支坐修起，然後修明點升降，生四空四喜，如是脈氣點皆得調順。以這個基礎再修「氣入中脈、心氣無二」，即得圓滿次第成就。由是可知，成就的條件我們本身已經具足，修持只是令其「圓滿」——這個修習過程，是二級秘密灌頂的修法。

至於三級智慧灌頂，修持的精要亦是「氣入中脈、心氣無二」。修脈成就得樂；修氣成就得空；修點成就得光明。

大手印之所謂空樂雙融，樂明無念，都是圓滿次第的修行境界。也可以說，三級智慧灌頂的修持，是脈氣點的具體運用。

秘密灌頂成就，得自受用報身。智慧灌頂成就，得他受用報身，這是二者的分別。

阿的瑜伽即「無上瑜伽」，有自宗「大圓滿」的修法，以及他宗（噶朱巴）「大手印」的修法。是調心的法門。

從精義來看，大圓滿與大手印即是禪宗的「直指人心」、「以心印心」，所以修大圓滿無次第可言，大而無外，一切情器世界統

攝其中，萬象的自性即是法性，所以修大圓滿的行人可得法身成就。

但大圓滿亦有兩種修法：一曰「且却」，一曰「妥噶」。

且却義為「立斷」，大手印即偏重於這種修法，詳見我的著作「諸家大手印比較研究」所附之恆河大手印內。修且却的精要，是將心的一切煩惱諸輪迴因一時立斷。

寔瑪派名詞灌頂的修法，則以妥噶為主，義為「頓超」。敦珠寧波車的「大幻化網導引法」，詳列七種殊勝差別，說明妥噶修法跟且却有所不同，可以參閱。

由於無上瑜伽以修心為主，講調心的法門，從性相用立論，說心與虛空相同，這種修持法門與禪宗無二，所以禪宗便亦為藏密行人稱為「大密宗」了。

（以上的講授，為劉上師講「大幻化網」名詞灌頂部份修持法的序講。上師囑錄出發表。以下正講部份則不擬公開。弟子談錫永記）

（上接第20頁）

「今茲求法弟子，得四灌者，無以上之……受法而後，必須精進，學習本派教法，更應以負擔蓮師家業為責任，若傳而不習，則徒有其名，不獨不能解脫，且召懈怠之愆。若於弘法事業，不稍盡心，甚而袖手旁觀，置諸不問，則與獅子蟲又何異乎？」並頒手諭：「受高法灌頂者，要實踐法供養，謂於寔瑪巴法，必須精進修習，努力弘揚，凡我同人，務守此誓句。」

如此教誨，願與香港及臺灣各金剛兄弟姊妹，切實遵守。互共勉之！

申請四級灌頂條件簡述

陳建強

在西藏佛教中，以顯教般若乘爲「因乘」，以密宗金剛乘爲「果乘」，密宗的原始教派「寧瑪巴」，其修行次第爲普賢王如來九乘（卽外、內、密各三乘）。密三乘中之嗎哈瑜伽（大相應）、阿努瑜伽（無比相應）及阿的瑜伽（無上相應）更爲密宗的無上修行方法。

密宗首重師承，以保持法流不斷、一脈相傳。故修學密宗行者，必先依止淨戒具德上師，接受灌頂，繼而修習法要口授，專心一致，方能有成。

灌頂義是表示給與權力，並有除障、攤份和歸屬三個意義。密三乘之三瑜伽，分別配上四級灌頂，以攝取各級證量及果位方便。受初級灌頂者，以唯心見，修持生起次第，能證取化身成就。受二級秘密灌頂及三級智慧灌頂者，分別以中觀見及密呪見，修持圓滿次第，能證取報身成就。受四級名詞灌頂者，以大圓滿見，修持且却、妥噶等心要，能證取法身成就。見修行果，次第井然，有條不紊，實爲成佛之階梯。

漢地演密教者 劉銳之金剛上師，爲「寧瑪巴」法王 敦珠寧波車的傳承弟子。早於一九五九年四月 寧波車已將所有四灌之信物、法物全部賜給，並飭代爲攝受有根器的弟子。

於一九七二年 寧波車初訪港時，劉師很慈悲地請求給予弟子們更進一步得受高法灌頂。曾受阿闍黎灌頂者，請准賜予第四級名詞灌頂，而曾受第二級秘密灌頂者，亦請准賜予阿闍黎灌頂。

當時，寧波車示云：「當在噶林邦時已賜給你所有信物及法物，並付予教傳、巖傳的所有傳承及一切的權柄，代余攝受有根器及適當的弟子。那麼，爲何你現在還是要我灌頂呢？那就把信物及

法物歸還我吧！」雖這樣說，仍照舉行灌頂。如今，劉師不但能傳授大幻化網四級灌頂及法要，而且還能把 寧波車去年訪港所傳的巖傳甚深精華普巴金剛法傳授，故更爲殊勝難得。

照西藏傳統的習慣，應該是先接受瓶灌，經接受考驗後方有資格請求二級灌頂。同樣地，依次接受第三、四級灌頂。但在漢土，能够有資格接受第三級灌頂者，實鳳毛麟角，故 劉師特於完成二級灌頂的修持後，可免第三級灌頂，而傳以阿闍黎灌頂（軌範師的資格）。至若第四級名詞灌頂，更是殊勝稀有，有授記之義；接受此灌後，上師可允許弟子修習且却、妥噶等心要，而妥噶法門更是修習虹光身的必經之道，實爲勝法中之勝法。

現因機緣成熟，劉師很慈悲地接受一些弟子的請求，開列第四級灌頂之最低條件：

除已得阿闍黎灌頂及遵守四原則外

- (一)：圓滿四加行各十萬遍
- (二)：誦滿今魯迦百字明二萬遍
- (三)：誦滿普巴金剛呪二十萬遍
- (四)：依普巴金剛法閉關二十一日圓滿

劉師一再強調金剛乘學人所要堅守的四原則：

(一)發菩提心、(二)正見正知、(三)嚴守戒律、(四)精進修持。而第三之嚴守戒律則除嚴守與顯教共之菩薩戒外，還須嚴守密宗之不共戒如十四根本墮、八支粗罪、根本與支分三昧耶戒及大圓滿戒等。此爲我輩弟子所必須遵守的。現特擇錄 劉上師於「敦珠寧波車訪問香港」一書中所述，寧波車之開示如下：

(下轉第19頁)

節錄印度佛教史之神通(五)

劉銳之

夜叉母名軒架那支，住印度西方住信度河以大威力與神變，於此境中放大瘟疫。當地民衆正計劃逃往他處，夜叉却以恐怖形狀而來阻其去路。於是諸民衆乃於每日具足駕六牛之車，充滿飲食，以一匹良馬，一個士夫，及一個婦女供之，其後，聖者善見已知調伏時至，乃赴信度河化緣，到夜叉從所住處求乞，夜叉心想此一遊方和尚，竟到此處洗鉢，甚爲憤怒。降石及兵器之雨以攻擊之。聖者已證羅漢，入慈心禪定使成爲花雨。並以信解之力，從一切方發出烈火，燒及夜叉母身，由是怖畏乃向聖者皈依。聖者且示之法，以建立清淨學處。如是從此不再需生命之供養。

他亦知其後依照毗尼作者未有生起（按指祇有第七代未有第八代）對佛法不信仰，祇有調伏龍及夜叉五百而已。

其後聖者於普遍前往南方，所有寺廟爲比丘僧之所住處，甚多小島亦建立佛法，大印度等亦從少許法加以弘揚，後將無量有情，建立之於安樂，於蘊無餘音法界而般涅槃。

復次阿育王與聖諦狄迦少年時，及王作惡業時聖那波，及變成法王時，爲聖善見護持佛法時。及大善見涅槃，隨後王亦過去矣。從聖阿難至善見之間，各各之因緣，各有所顯現。此等註解，如學者沙旺生波有甚概略之著作也。付法系統此等圓滿護持聖教，爲導師佛陀本身事業，各方皆一樣也。

此等之後，羅漢來者甚多，而與佛事業同等無有也。阿育王同時生起之故事第七。

阿育王有子十一人，最賢者爲「咕那喇」（意爲野雉），其眼

有與住雪山之鳥咕那喇之眼相似，仙人爲命此名。他精通一切技藝，阿育王妃名嘉渣松嗎，貪戀而欲誘惑與通。爲所拒絕，妃怒。後阿育王突然生起吐瀉兩病，山上有一平民亦生此病，妃乃將病人殺而剖其腹，見有多足之蟲不可勝數，如往上爬，便作吐瀉，以別藥投之不死，投以白蒜乃死。其後王妃以白蒜爲王者藥投下。王者例不能食蒜，由於治病之故，食之而愈。王者欲報其恩，王妃以現不取酬，他時再作請求。及後印度西方有地名阿森巴那零打者，遠隔一方，當地長官名鈴波那華者叛變，爲征伐故，王子咕那喇率軍前往，及既克服。王妃以求王者賜與，此正其時，乃請給以七日管治國政之權，王亦予之。「挖取咕那喇之眼來！」妃寫此字，偷蓋國王印信，派使者往阿森巴那零打。使者既讀詔書，以爲不可挖取咕那喇之眼。及咕那喇自己讀詔，知爲王命，開始挖取眼睛時，從挖取一孔交付另一手接之，如命以辦，並說以前曾有一阿羅漢，預知現在發生之事，乃爲開示無常等法甚多，使了知佛陀之義，如是，遂以此眼所緣，而得預流。於是脫離部屬，手執琵琶遍行各國，其後至巴打哩褒渣之大象園，大象知而認識以拜之，衆人不知也。翌日黎明，諸餉象者請其彈琵琶，歌迦嗎嘉之曲，琵琶彈已，王者於內殿樓上聞之，似其子之聲，起而問之，果然。追究真相，王者大怒，命將嘉渣松嗎，投入灌火漆之室以火焚之。咕那喇加以勸阻曰：「我於嘉渣松嗎之與我子，以平等慈視之。無瞋恨心，則眼變成如前」，作如此真諦之請求，說已，即得比前更超勝之眼。其後出家，得證羅漢。（待續）

嘉 饒 多 傑

印度聖地西方鄔金之那果斯洲，洲中一大佛寺，其名樂牆，四圍繞以六千零八十八小塔，居是洲者，富貴圓滿，如願具足。國王「姑巴也渣」，王后「光明」，其公主名「蘇達瑪」，出家不久，受近圓戒，成比丘尼。從該處一由旬內，金沙布滿海洲，洲裏小草房中，有女僕「德衛迎丁瑪」，與之同修瑜伽。一日晚上，比丘尼夢中，有一白人，手持無垢寶瓶，上有「囑」「阿」「吽」「梳」「哈」五字，如印蓋上，置尼頂上三次，瓶復放光，普照三界，皆大光明。尼誕一子，是在天上弘揚大圓滿者，金剛薩埵之化身「最勝心王子」出世；但尼覺於世法有違，非常慚愧。乃說：

「無父之兒爲世界所無，
是世間魔抑是大梵天，
是凶暴王甚或是野人，
誰是一切三界具欲者，
假如天與非天各色身，
亦復無有得見如此事，
國中邪教亦將不會有，
嗚呼我嚴戒律願遠離煩惱，
此小生命竟予人毀謗。」

如是發出許多苦聲，而女僕告言，此子定是佛子，不可輕視；但尼不聽，將子棄置灰堆裏，從此三日之後，其子依然如故，並無些微損害。尼想當是佛之化身，於是恭敬供養，迎請回家。空中天人讚歎曰：

「依怙導師薄伽梵，自性光明作護持，恭敬勸請護念我，虛空金剛我祈禱。」空行、空行母、天、龍、夜叉等護持世間者，皆以許多用具，來申供養讚歎焉。

及過七年，王子對母親說：嗚呼！我欲向班知達輩，發揮辯才，請賜准許。母說：爾年太輕，而諸班知達，皆是有學問之學者，怎能與之相比。但其子卻請無論如何，給予機會。母親無法勸阻，因念其父姑巴也渣國王所供養之福田學者五百，乃飭往該處，與彼等作佛法之討論。子乃前往。面見國王，作如前之申請。王念彼太年輕，對諸班知達難作佛法之研討；但以其身上具有許多聖者之相，緣是姑子答應；乃以告所供養之福田輩，諸班知達默爾無言。時有一大學者說：今年有一吉兆，可讓此子進來，彼一定是佛之化身也。比進入，孩子向諸班知達頂禮，如是研討商議多次，多所發揮；彼等本來以爲自己是大智慧者，至此傲慢心皆已消除，乃禮孩子雙足，置自頂上，作大供養，且名之曰「渣渣巴華持明」。國王聞之，亦詫亦喜，乃爲之命名爲「嘉饒多傑」。其母亦以他前曾棄置灰堆，亦無傷害，因命名爲「駱蘭德華」，或「駱蘭他多」。

王子教主後往北方，有山名「太陽光明」，是峭險之巖洞，山上有餓鬼甚多，現前往來行走。王子在山上小茅蓬，修禪定三十二年當中，地動者七次；外道聞空中有說曰：「外道將被摧敗。」心甚憂之，乃飭兇手加以暗殺，其後聽見教主常在空中往來行走，故國王及眷屬，均頂禮皈依而入佛教。此後，所有內外乘一切經續，與自性大圓滿偈頌六百零四萬頌，在王子心中，皆是金剛薩埵，現前顯現，給予開示灌頂，而得究竟道智慧，並飭將所有語續，加以紀錄。教主乃在馬拉雅山寶貴廣大山峯上，與金剛法界空行母「支丁帝衛那」「德遮些摩」「袁登泰賢」三位，只費三年時間，將所有語續，加以紀錄，且造成目錄。如是自生化身佛之文字，已整理得如理圓滿，以之存放於空行母來源之巖洞中。

復有一時，在金剛座東北方尸陀林中，其大塔有毒害之空行母及衆生；王子教主到此，向「太陽光空行母」等說法，而調伏之。

其後嘉饒多傑將「阿的約噶」之無上密法，傳給「蔣巴舍寧」而後涅槃。

(上接第26頁)

截止日期是九月十五日，便已收到來信百多封。

師抱著來者不拒之慈悲心，決定把截止前已報名登記的百多位申請者全部接納。截止日期後，仍有五十多封信件陸續寄來。但因學會場地有限，未能容納這麼多人，只好推却了。希望這些向隅者，於日後再開班時，早些前來登記。

這次靜坐班可算是歷年來參加者最多的一屆。除了十餘年前在香港大會堂及四年前於印度學會舉辦的一屆靜坐班，超過百多人外，這次於本學會舉辦更為難得。

最初 上師見這麼多人的參加，感覺學會場地不敷應用，便會打算將這百多人，分成兩班，各班每星期上課兩晚。若以此計畫進行，則實際上 上師教授兩班靜坐，便每星期花了四晚的時間。況且，仍然慈悲地宣講兩晚「了義海心要」；那麼，上師一星期六晚便全部爲了弘法利生事業而忙得不可開交。於是我輩弟子中，特別是郭會長，覺得這樣做，上師無論在體力上及精神上，實在太吃力及太辛苦。故要求收回成命，不要把靜坐班分成兩班，終蒙答允。

爲了能一次坐上百多人起見，我們便只好將學會的佈置重新安排。實行一次大掃除，把部份東西暫時存放於別的地方，以便騰出空間來給靜坐班應用。

靜坐班開始的當晚，我們還擔心地方不足够，但後來反而餘下少許空間。今屆自九月廿一日開始，除了第四會十月一日因適逢中秋佳節放香，改於翌晚舉行外，其他時間皆是每星期之週二、週五晚，連續三星期，到十月八日圓滿。

每次 上師除闡述七支坐與脈氣點之關係外，更多作示範，並需要參加者實習，以便從旁糾正。上師並間中略談及一般佛教的常識及有關西藏密宗的一些概念，引起了一些靜坐班同學之興趣，

遂有要求傳授皈依者。

上師很慈悲，答允在最後一會完結時傳授，到時也有十五人接受「四皈依」。與此同時，亦有四十多人要求，將來仍要繼續回來本會，接受檢查坐姿，初定大約每星期一次。此亦算是歷屆以來所少見者也。

又依過去成例，每屆靜坐班結業，均舉辦旅行以資聯絡。故定於十月十日星期日舉行，參加者亦非常踴躍。是日天朗氣清，秋高氣爽，正是郊遊之好時光。我們於當早九時集合，然後乘遊覽車出發，先到九龍城門水塘遊覽一番。因近日本港連下大雨，水塘全部漲滿。只見似水連天的風光，不由得使人心曠神怡，緊張的心情亦因此盡消。然後繼續到圓玄學院參觀，並在此素膳，及到處漫步，舒暢非常。下午二時許再乘遊覽車到妙法寺參觀，紅日將要下山，盡興而返。

(上接第16頁)

(甲)在家弟子，如得通達教理，精進修持，殊勝傳承的上師，親自傳付「口耳」傳承，而依修生起次第，已於呪輪之上供下施，及觀成三金剛，則師所傳之法均可修，觀音度亡法亦然。

(乙)若要求本尊法，請再閱第四條。多餘法本，恭敬供奉可也。未必凡有法本，皆依之修行，須知未經 上師親傳，修之則爲犯戒，不可不知。

(丙)本會印行之「金剛乘季刊」，免費贈閱，函索即寄，已出書至第十二期，可多讀之可得密法一般概念。若讀「金剛乘全集」，則更詳盡。

來函所云恐懼，心神恍惚者，即使未得親傳，亦不應有此毛病。佛云：一切唯心造，最好多發自覺覺他之菩提心，則無不如意者矣。祈 慧察是幸！

式初慧明法師開示錄(三) 奉法心念具開印

諸同學禪密兼修法簡而易。但心念與關節最爲緊要。若不在心念上用功。便是心外求法。不明關節。則漫無準的。不知心念微細之相。不但無由精進。且恐中途差別。何以故。禪宗見性成佛。密法即凡成聖。皆是無上法門。若非心念相應。關節明瞭。何能深入。今將本法心念與關節略說如次。望大家注意。

密法出現於世。是有不可思議之大事。因緣爲令三惡道衆生。生三善道。三善道衆生。超出三界。速成佛道。修密者。得三密加持。能令地獄猛火。變成七寶蓮池。無邊熱惱。當下清涼。以七粒米。普令法界饑虛餓鬼。皆得飽滿。離苦得樂。此乃我佛攝化衆生。救世之妙道。豈僅治病祈雨。無關慧命之小術乎。此等不可思議之功德。非心念相應。具有大德者。又怎能致。故密宗以菩提心爲因。大悲爲本。禪宗根本。自心是佛。云何爲佛。離相即佛。六祖云。禪宗法門。以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念無相。即是菩提。菩提起用。即是慈悲。由此言之。禪密兩宗。均以菩提心爲因。大悲大悲爲本。菩提心。即是大慈大悲心。禪密兼修。必具此等心念。方可相應。

凡修密法者。全仗佛力加被。欲得佛力加被。必須先發菩提心。視萬物爲一體。六道如同命。憫自他生死之苦。誓願度盡衆生。然後依法精進。不容有剎那違背慈悲之心念。精誠所至。自然感動佛天。則佛力加被一人。即所以加被一切。焉得不感應道交。若只知自利。著相妄求。萬難相應。禪宗見性成佛。必須以般若智。破除一切虛妄之相。以慈悲平等之心念。普度一切。然後圓滿菩提。若只知寂坐枯參。不起悲心。何能與自心佛相應。然自佛他佛。本來不二。相應只在心念而已。但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此又何故。蓋宿世業習。人各不免。修持之際。即成障礙。大日經義釋略云。因地菩薩。有五種蓋障。一者煩惱障。即根本煩惱。乃至入萬四千上中下品。障蓋

淨心。二者業障。即過去現在。造諸重罪。業障未除。不能入道。三者生障。以宿業牽累。或病或魔。受無暇之身。不能精進。四者法障。即往劫有障法因緣。今生不聞正法。或不能一門深入。五者所知障。即已遇善知識。以種種知見。兩不和合。妨修般若。夫以因地菩薩。尚有如此蓋障。况下焉者乎。若非具廣大之真心。勇猛懺悔。何能除去一切蓋障。所以菩提慈悲之心念。爲禪密兼修之根本。

菩提無相。亦無可得。學人若處處著相。處處求得。則其心念。不能與無相菩提相應。如求福報者。報盡還墮。枉費辛勤。求病愈者。生老病死。終不能免。此等著相妄求。得且未必。何況有得。即有失乎。得失擾其心。疑貳搖其信。未有不差別退悔者。惟以無相爲本。視一切有相。皆是虛妄。則得失不足以動其心。困苦不足以餒其志。危難不足以折其氣。自然大雄無畏。猛勇直前。至誠不二。自可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不求得而自得。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乃至自他不二。平等爲懷。視衆生之苦痛顛連。無異身受。度一切衆生。亦無能度所度之心念。如此。乃是即相離相之無相菩提。修密法雖有一時發通者。然神通之事。絕對不可說。不可露。否則必招魔障。何以故。故意顯露。即是著相有求。著相有求。即是自心不淨。自心不淨。即是自入魔境。自入魔境者。不僅以神通自陷而已。必使觀聽者。拋却自心。同入魔網。如此。則是驅佛弟子。作魔眷屬。罪大惡極。應墮地獄。楞嚴經五十種陰魔。喜有喜魔。怒有怒魔。甚至著空著淨。即有空魔。清淨魔。何等危險。所以密法非人不傳。學密者。必須大德阿闍黎傳授。修法時。更須阿闍黎監護。東密藏密。且有種種法器儀軌。莊嚴道場。至清潔壇場事宜。亦須自理。蓋一則根據密教儀軌。以啟虔誠。一則收攝心念。以免攀緣外境。須知神通本性具足。不自外求。只要具大慈大悲之心念。艱苦卓絕。百

重印敦珠甯波車降生傳記跋

本書已出版售價每本三十元
郵政劃撥：五一—四二二密乘出版社

甯波車降生傳記，係於二十三年前，求法於印度之噶林邦，偶於照像館中，見有一幅描述吾師過去世及未來世等事蹟概念之畫圖。此種畫圖，西藏音爲湯嘉，必須根據一本名著，加以圖寫懸掛，以資景仰者。因購得之，乃知爲授記吾師歷代之名號，示其法相。於每世示寂後，即將下一世之童眞法相，移至中央；遂請示其要節。至再至三，情詞懇切，乃蒙就蓮華生大士所作之巖傳授記，及師之持明前生，亦作如是授記，遂抉要以傳焉。

西藏密乘學人，對成就者之傳記，非常重視。不獨對此景行，有高山仰止之心；而於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收模仿思齊之效。因乞傳授，譯成漢文，大幻化網導引法於民國五十九年印行時，卽已將此傳記，冠諸卷首，以伸敬仰。

此傳記爲蓮華生大士之巖傳授記，當然眞實不虛，師之第一世名具力金剛，爲賢劫千佛之根本上師，千佛是由他所勸而發菩提心者。第二世爲釋尊弟子中智慧第一之舍利弗尊者，祇此兩世之無量功德，已不可思議。

師今世爲第十八世，其第十九世名金剛尖銳，乃時輪金剛刹土香拔拉國之王子。當今舉世皇皇，大有世界末日之將臨，岌岌不可終日之慨。又憶於十年前，曾聞美國有退休將官多人，從南極及北極等處深入，發現有如佛家所述之香拔拉國。可知時輪金剛世界，已出現於人間，師下一世爲彼國王子，眞堪慶祝。師再下一世之第二十世，名無邊光，爲賢劫最後之一佛，聖蹟如此，應作祈禱。

前年朝師於尼泊爾之嘉德滿都，承事之餘，談及香港，師大讚美，深致欣賞之情懷；因請再度駕臨，祇作旅遊，勿事弘利，

已得允許。去年夏間忽奉諭函，決定蒞港，除將巖傳秘密高法，擇要傳承外，並公開普傳蓮華生大士法、千佛灌頂、及意與治療之講座，聞訊之下，雀躍萬分。以旣將密法普傳，便應將吾師歷世傳記，廣爲傳布；乃將前譯之降生傳記飭弟子再譯成英文，因此中英對照，精美印行。

概自西藏易色，所有大德，均逃避他邦，我甯波車當亦不能例外。於是歐美各國，法緣大興，然根器未深，高法難於接受，此釋尊所以初示小乘，密法所以始於作密也。師知其然，而婆心悲切，一以弘法利生爲懷，惟有爲令可行，卑之不作高論，遂有「諸聖心要」、「敦珠新寶藏」之作，使譯成英文以行世。前者爲破世俗凡夫之執著自我，歌詠以警誡而驚覺之，有如吾人漢文之勸世文，金也空、銀也空，「一筆勾」等，俚俗而深入人心。後者則於學密基礎之四加行，略爲介紹，簡單而扼要；初機者得此，有如妙法蓮華經所說疲者得止息之化城。因飭譯成漢文，合訂成本。初學者讀此，可爲除執及入密之階梯。已受密法薰陶者見之，必將覺得一般開經偈有云：「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眞實意。」今得聞即身成佛之無上密法，且已過化城，直趨寶處，其殊勝爲何如耶？若讀而比較之，則慶幸之心，悠然生起。

若千佛灌頂，昔人已有兩種譯本，見於藏經。我甯波車第二十世，爲賢劫千佛最後一佛之聖者無邊光，親賜灌頂，尤覺親切而相應。千佛名號，經已譯出，並付梓人，並不復贅。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第二壬戌秋九月舒囊卓之贊青劉銳之謹跋

香港第三十八屆西藏密宗靜坐班

瑣記

淨慧

今年九月 上師自臺返港後，便立即於每星期三、四兩晚宣講「金剛乘全集」中之「俱生契合深導了義海心要」。推行此「教理講授班」的動機，實為我等在教理方面能有一深造的機會。

另外，上師亦強調需要有修持研習班，以提高我等在修持上的證量水平。並且決定於九月二十一日開始舉辦第三十八屆西藏密宗昆盧七支坐之靜坐傳授。

(本報記者專訪)靜坐——這門玩意，在本港生活忙碌的社會裏正漸次流行，雖然它的「流派」很多，但教人調養心理，修氣修身的主旨却無分軒輊，幫助身體健康及精神修養的

功效亦大同小異。

屬西藏密宗寧瑪派(紅教)道場的香港金剛乘學會歷年都設有靜坐研習班，傳授「密宗昆盧七支坐法」。

最近，該會一位上師劉銳元赴外地弘法後回港，將再開設新班，免費教授這種靜坐法。

劉上師在接

受訪問時指出：靜坐並非單是西藏密宗所獨有，其他釋、道教也有自己一套靜坐的方法，甚至近年一些所謂能飛行的靜坐更大行其道。

對於其他宗教流派所教授的靜坐法，劉導師表示不予置評。他認為各門各派教授的靜坐法，就如每個人的口味不同一樣，有人喜歡吃四川菜，亦有人却喜歡吃廣東菜，但這不表示

秘不外傳的密宗靜坐法

香港金剛乘學會一位上師，最近開班免費傳授西藏密宗寧瑪派(紅教)絕不公開的第二級灌頂必修「昆盧七支靜坐法」，習者可收頭腦清醒，氣脈

灌頂後必修之法，對外絕不公開，但他認為「此亦不應隱藏」，特准普傳於世。

劉上師說：所謂「昆盧」，是佛家語，釋迦佛的前身稱為「昆盧遮那佛」，當年他靜坐的方法便是這一套。

至於「七支」，即分別指靜坐時身體的姿勢、呼吸及心意的控制等。

此法的入門方法不算很困難，只消約六日時間便可學習完畢，但必須持之以恆。假如依他講授的方法規程靜坐，百日內必可收到功效。

劉上師表示：就他個人經驗來說，此種靜坐法的功效確有助於頭腦清醒，氣脈流暢。整個神經系統感到弛緩鎮靜，內心緊張消除，心得寧靜，處事較有條理，而身體活力亦顯具增加。

廿年來，經他傳授學習「昆盧七支靜坐法」的居民已經有二

自傳授密宗靜坐之消息於九月八日見各報章後，申請參加之信件已如雪片飛來。星島晚報記者吳惠權君來訪問，寫成專稿，見於報端，旋而電話與門鈴便交相轟響，可知該報是暢銷的報，而吳文是叫座的。老實說：這是值得介紹的，給師兄弟輩可以參考欣賞。

(下轉第23頁)

李世華居士紀念專欄

劉銳之

世華居士，往生瞬已多年，其於世間，待人接物，和藹可親，永留憶念。於出世間，弘法利生，竭誠盡智，功不唐捐，其功德不可思議，永恆常存。銳之相處較久，相知較深，值彼生辰紀念，發起紀念徵文。分向以前之交好索稿，有毫無反應，更有深閉固拒者，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則本欄所刊之稿，不其尤足珍重耶。

於此祈禱，切盼乘願再來，助我弘揚甯瑪巴法！

所附相片，乃二十五年前，發起編選佛經選要時，余與世華兄，偕澄基兄所攝，惟盼不捨悲願，同證菩提。

年來香港台灣，成立學會四所，每月初十日會各聚眾會供；月終之日，會各聚眾布薩；法會完畢，即為宣說修持法要，及說戒律。但以分身無術，兼顧為難，法事方完，與會者廢然而返，更有因此而減少參加。而其有因道遠不常到之高雄學會，祇說畢菩薩戒，密乘諸戒，迄未宣說，常耿耿於心中。台灣諸子知甚然，乃以製錄影帶為請，謂製成四份，分發各會，法事後放影，使與會者宛聞其人語，宛見其人，太可同沾法益，正在計劃進行中。因憶數年前世華兄果有此構想，而加以提倡，真先覺哉，益令我追憶也。



士居華世李

士博基澄張

者作

憶李世華

羅時憲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中山大學講授佛家哲學和大乘佛學等課，學生往往請求介紹一本簡單而又貫攝佛教各方面的經論，我總是依呂澂先生的辦法，叫他們讀解深密經。但這部經不唯偏重大乘，而且偏重唯識，實不宜用作概論的讀物。此外，又介紹過大乘起信論、攝大乘論，都沒有好的效果。從那時起，我希望找幾個志同道合的人，仿魏徵「羣書治要」的形式，採集經論，分類編次，輯成一部「內典治要」，使讀者由是得窺佛典的一斑。因找不到合作的人而作罷論。

一九五七年，劉銳之來找我，說李世華、馮公夏等組織了一個「佛經選要編纂會」，要我主持編纂工作，以兩年為期。於是我和他們商量定兩件事：一是聘請邢述之、劉銳之、江妙吉祥三人分任編纂，謝卓如負責校勘，而我則總其成。二是「編纂會」可以通知我們停止工作，但不得刪改我們的稿。在兩年的時間中，我們的工作曾經發生兩度波折。首先在最初的半年，有外人來破壞，說刪剪聖典，其罪非輕，於是有些人要將會解散，否則自己要退出。只有李、馮二人不為所動，世華還說必要時他將獨自支持編纂工作。其次，在第二個半年中，有些人不肯繼續出錢支持編纂費用，世華表示如果別人不出錢，他可以全部承擔。這樣才使編纂得以依時完成。事雖草草，也不至於夭折。

前幾天劉先生和我閒談，問我對世華的印象。我回憶起上述兩事發生的情形，說道：「他真的有大丈夫的氣質。」

懷故人

馮公夏

道侶李世華君為我之忘年交；其為人也，品性敦厚，事母至孝，少年時好運動，廣交游，曾學習騎馬及飛機駕駛術；中年篤信佛教，尤與西藏密宗有緣，常禮聘西藏喇嘛活佛來香港，弘揚密法，以饒益香港教友；又提倡印度瑜伽術，為香港瑜伽學會之副會長，宣揚瑜伽健身法；又曾於紅卍字會，舉辦眼科免費治療所，其濟世之菩薩心腸，誠足多者。

佛經選要之結集，李君為最大之支持者，除捐出巨款外，並以其堅道之樓宇一層，為編經之所；此偉大之佛經選要，共需時三年，始克完成，李君求道之心非常懇切，對高僧上師、供養承事、備極周誠、在海外之佛教大德、李君未暇親去訪問者、亦必托同修去拜訪求道、於一九五九年曾拜托劉銳之君去印度加廉邦，拜訪敦珠活佛，學習密宗寶典，並由藏文翻譯中文，編印出版，以方便密宗學員。又於一九七四年，資助我飛印度加士麻省，訪問高比奇里士那上師，高上師已獲拙火升起三十餘年，對於拙火醒起之過程與效果，均有親證之經驗。我在上師處居留一月，每日親聆教益，並以錄音機錄之，共得六大卷，以呈李君，甚為欣賞，上師所傳之法，為王道之興起拙火法，保證安全，絕無危險，但收效甚慢，故須處之以恒。

李君可能公事太忙，未遑勤練道工，以至忽略攝生之重要，於一九七五年以淋巴腺發炎，入院留醫，不幸藥石無靈，溘然西去。彌留時，尚寫一長信給我，不圖此乃他的最後遺言，喪失良朋，誠可痛也。不過李君深明佛學之不生不滅真諦，對死亡已不作一回事，其泰然處之，可無疑義；其夫人亦能繼其遺志，務求完成其弘揚佛教之志願。前年李夫人來雲高華，因介紹她去訪英國靈媒大衛揚先生，曾請到世華來敘話，自言天上生活，非常快樂，不作再來人間之想云云。可見李君修養有素，而且立德建功於人間，其享受天福，乃其餘事，進而成果位菩薩，亦可逆料也。

懷着一個未了的願離去

江妙吉祥

客廳電話鈴聲響，順手拿起接聽。

「請江小姐接電話，他是信佛的。」對方說：

我覺得聲音有點熟識，但認不出是誰。

「你是那一位呀？」我問：

「我是李世華，你就是江小姐嗎？」對方回答說：

「啊！李先生，很久不見了，你好嗎？剛從外國回來嗎？有什麼賜教？有什麼關於佛教的好消息嗎？」我一連串的問：

「不是什麼好消息，這幾年來我去過許多地方，也經歷過許多事情，現在祇想約幾個佛教的朋友，辦些佛教的工作。」他答：

「你這麼發心，真是最好不過的，有什麼計劃嗎？」

「還未有什麼具體的計劃，想首先撥出一些錢成立一個基金，專門作佛教的事務，你可否幫我想應該怎樣進行？」

「那是不能倉猝的，我現在剛剛答應在佛教聯合會每星期六下午主辦一佛學講座，為期一年，日間我忙於上班，星期六下午到佛聯會，星期日到預備講義，這一年會很忙，但我會留意你的提議。」

「這次簡短的電話交談，是在一九七五年，使我回憶多年前認識李世華先生的經過。」

第一次我應邀到李世華先生的家裏午餐，是由韋達先生陪我一

道去，他說李先生想介紹我認識他的太太，並且和她談談佛教的道理，那時我很佩服李先生的用心，他很希望太太信佛，成爲一個佛教化的家庭。

一九五七年，金剛乘學會的人請張澄基居士來港，在寶覺女子

中學的禮堂講佛學，由我充當粵語翻譯，講座的法緣很好，李先生和李太太每晚必到，就在這個法會期間，幾個發心的人成立一個閱讀大藏經小組委員會來編一本佛經選要，由羅時憲教授主編、劉銳之居士、邢述之居士和我負責閱讀和選取資料，更有謝卓如居士和一位張沙鷗先生負責文書，爲期兩年，在佛經選要這本書編纂和印行的過程中，李先生在經濟上支持最力，所以他一直給我的印象是佛教中的一個大護法者。轉瞬就過了二十多年。

在佛教聯合會週六佛學講座開始之後，很多時李先生帶着錄音機來列席旁聽，他很留心聽講者的反應。有一次，我代表佛教會應天主教徒的邀請在聖心中學講佛學，神父、修女、佛教徒都有參加，李先生也在座，講後我回答很多他們的問題，他可能有很深的印象，那天晚上他給我電話。

「江小姐，你可否用多些時間作佛教的事情呢？我想早日開辦一個佛教講堂，我在中區有一寫字樓單位，可以取回稍加裝修，即可辦一宣傳佛教中心。」他說。

「我恐怕暫時不能騰出多些時間，因爲不想辭卻日間的工作，最好等待佛教會主辦的週末佛學講座結束之後，把工餘的時間作佛教的事務。至於用中區的寫字樓單位辦佛學講堂，不合經濟原則，如果在灣仔地區租一單位開辦，中區寫字樓的租金收入可以支付租金和其他的經費有餘。辦佛教事務最好先辦一圖書館，能就近佛教會的則更理想。因爲許多想研究佛學的人，不知看什麼書籍入手，

沒有供給閱讀佛學書籍的場所，有疑問又沒有可以請教的地方，若有人到佛教會詢問時，佛教會可以介紹到就近的圖書館。圖書館的設備，初步要活動而可以隨時遷移的，可以作小型講堂，也可以作閱讀研究之用，將來再擴充到有幻燈設備之錄音室和聽錄音帶之隔音室。」

李先生很同意我的建議，他曾在洛克道附近看過幾層出租的樓宇，都不合意，他又想把大道東的一幢舊樓撥作圖書館。樓下收租作經費，樓上三層改裝作佛堂及圖書館，後因空氣及環境不大理想而作罷。

此後經常通過很多次電話，總是談及圖書館的問題，他往外地也很留意普通圖書館的設備，向臺灣取了很多佛學典籍的目錄，囑我早日選定要購的圖書，我心裏總覺得他太心急，地方還未有着落，購定圖書放在那裏。他說他已經有一部份經書和一套大藏經存在家裏地下儲物室，再添購一些就大致足用。

記得有一次，他約了梁隱齋、羅時憲、劉銳之和我，還有幾位金剛乘學會的人到萬邦行他的辦公室開會，打算借報章的篇幅辦佛教雙週刊，刊登些通俗的文章，可惜各人有各人的事忙，沒有進行雙週刊的事。

隔了差不多兩個月沒有接到他的電話，還以為他去了外國旅行，突然有一天下午，他從電話告訴我他正在醫院留醫檢驗，催我儘速成立那個基金會，替他想幾個保管基金的委員，我想不到他的病那麼嚴重，還安慰他說：「等你出院之後再安排也不遲，你出院後給我一個電話吧！」

這是最後的談話，也可說是遺下的心願。當我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時，我很沉痛而抱歉，我未有及時幫助他實現他的理想，讓他懷着一個未了的願離開人間，但願有志者事竟成。

李世華先生乘願再來吧！

追思李世華師兄

談錫永

李世華師兄是金剛乘學會的奠基者之一。我加入金剛乘學會後依劉上師，那時金剛乘學會已經基礎穩固，但從梁公範師兄、李福衡師兄、郭文添師兄口中，卻知道學會曾經有過一段風雨飄搖的日子。而李世華師兄，則正是當時的大護法。

更追溯上去，金剛乘學會的成立，亦是李世華師兄的功德。起初，是由李師兄供養，劉上師以及羅時憲教授等幾位大德編纂「佛經選要」開始，如此因緣，李世華師兄便資助，劉上師往印度學密。那時西藏大德紛紛避地印度，劉上師以絕大福報以及法緣，能蒙敦珠甯波車賜以教傳巖傳兩派傳承，特別是「大幻化網」灌頂傳承，由寶瓶灌頂至名詞灌頂，一氣呵成，更是絕大的法恩。

劉上師回港之後，弘揚西藏寧瑪派的法要，尋且法乳滋及臺灣，法施之力可謂廣大。但飲水思源，世華師兄當年財施之力，卻正是劉上師法施的因緣。

有時候清夜靜思，往往便會覺得萬事由因緣和合而成，但因緣得以和合，欲似乎有不可思議的力量。試想當年，敦珠甯波車避地印度，那裏想得到有一個漢人會來求法？世華師兄在香港，亦萬想不到噶林邦有如此重大的法緣。結果法施財施因緣成熟，再加上劉上師數十年如一日的勇猛精進，以及以絕大悲心廣施法乳，金剛乘學會弟子纔得沾法益，寧瑪派亦以此因緣，得傳播於漢土。

世華師兄以此因緣及功德，決定生西。只是我們今日追憶起來

，對世華師兄往生太早，卻仍未免感到悵惘。

世華師兄對於弘揚密法，的確具有大心。也許由於他的往生，他的一些計劃如今已成畫餅，但由這些計劃卻亦可以看出他對弘法的熱誠。

至少有兩個計劃，世華師兄是邀我參與的，如今知者大概只有寥寥三數人，因此不妨追述出來，以見世華師兄的熱忱。

第一個計劃，是拍攝修習密法的卡通片。

世華師兄覺得，修密的最大難關是觀想。例如生法宮、例如三脈四輪、例如壇城，以至修習儀軌時放光上供下施，觀想本尊融入自身，以及一切徐察漸收的次第，修行人可能都未能如法觀想圓滿。

他的計劃是，用卡通片的形式，將一切觀想分集攝製，由昆盧七支坐開始，然後將每一個儀軌都攝製一集，受灌頂弟子於修法前後，觀摩這些卡通片，於修法時自能易於如法觀想，事半功倍。

世華師兄的意思，是想我主持攝製計劃，所以我曾登報徵求這方面的人材，並且會見了五六位應徵者，同時估定費用，向世華師兄報告。但那時，他又有一個更大的構想，那即是第二個計劃了。

第二個計劃是建立一家西藏密宗圖書館，圖書館分三個部份：

一個是閱覽室，收藏漢文、藏文以及英文的密宗書籍；一個是錄音帶室，附設耳機及播音設備，俾聽者能獨自收聽關於佛法以及密法的講解；最後一個是播映室，專門播映修習密法的卡通片。

這個計劃等於將第一個計劃包含在內，所以世華師兄的意思，不妨將攝製卡通片的計劃先行擱置，着手研究圖書館的成立。

世華師兄希望我能屏除一切俗務，將來全力支持這家圖書館，因此籌劃任務也就落在我的身上。

他準備將在灣仔的一幢四層樓房，撥出來做圖書館，樓下的舖位出租，收租作為圖書館的經費，將其餘三層樓房逐漸發展，徵求志願人員兼職管理，開銷應該不成問題，大概還有餘力陸續添購新書、製作新的錄音帶及卡通片。對於這樣的一個龐大計劃，不像攝製卡通片，我可不敢一口答應，但卻應允做初步籌備工作，也就是先搜集有關密宗的中英文書目，準備選擇定購。後來書目搜集到六七份，卻以因緣未成熟故，因事耽擱，而不久世華師兄也就臥病，尋且往生了。

我跟世華師兄的交往不算深，但追本尋源，我受過他的恩惠，同時究竟總算共同進行商議過一些弘法計劃，所以對世華師兄，油然而起景仰之思，是很自然的事。

也許世華師兄最大的缺點，是興趣過於廣泛，例如他對扶乩很有興趣，到過一個道場去隨喜，結果乩筆要他當道場的首席會董，仙機難卻，在這方面他也分了點精神。我學過道家，研究過內外丹，所以在這些關節便跟世華師兄的意見有點出入。私以為，在密宗方面世華師兄稍欠精進，跟他的廣泛興趣關係很大，所以便亦會略為向他提及。然而無論如何，劉上師的學法因緣，以至金剛乘學會最困難時期的維持，都依賴世華師兄的財施，所以今日金剛乘學會一枝數葉，發揚光大，不能不追念世華師兄的功德。對於他尚未完成的計劃，筆者亦衷心希望有人能發心去完成。這即是我對世華師兄一點紀念的追思。

文化沙漠中弘揚佛教文化之

李世華居士

劉銳之

香港自割讓後，百數十年，此地居民，競趨洋化，洋場十里，已無祖國風光，識者憂之，譏爲「文化沙漠」。其於宗教，則惟洋教是尚，卽有奉佛教者，亦祇祈福而已；今乃有於文化沙漠中，獨弘揚佛教文化者，伊何人哉？李世華居士是也。

三十年前，余遠難香港，得友人之介，與之認識；約隔日至其辦公室，爲之解說般若心經，乃盡所知以告。並召之曰：「佛教是宗教，其宗教之色彩固濃，此爲與一切宗教共者。但佛教之文化色彩更濃，其教義有適應世間之世俗諦，復有超越世間之勝義諦，且說有說空而外，更有說中道之中觀。而所供奉之菩薩，文殊是表示智慧，觀音是表示慈悲，身上所飾之莊嚴，亦各有所表義，如五佛冠表五佛智，耳環瓔珞等六種飾物，表六波羅蜜，皆令人見而起敬，向其密意探求。乃不知者謂爲迷信，更有謂爲崇拜偶像，眞可惜哉。」世華憬然曰：「如此高深之佛教文化，知之者稀，卽佛教徒亦多不了了，當此末法，更應加以弘揚，我等之責任也」。從此遂引爲己任，且約有應致力者，幸相告焉。

旋得 屈上師文六映光函示：陳健民師兄掩關北印多年，常有著作面世，但生活頗困。乃以告世華，遂供養齋糧，數年無缺。並先後出資爲印行密宗灌頂論、曲肱齋讀頌集、曲肱齋文集等，字鉅而線裝，封面底必彩錦，書名題簽，非篆卽隸。及印曲肱齋短笛集，又須覓漢畫師爲之選繪，世華均一一遵辦，訪畫師爲之著筆，捐款倡印。

民國四十六年，張澄基博士從美利堅返國，道過香江。余偕世

華爲欲迎請 貢噶上師蒞港弘法，聘書方發，圓寂之耗隨傳。得健民兄之函介，知澄基兄事 貢師有年，得大手印之精髓，乃招待請開示焉。澄基兄以年來弘化美國，常有人請開列閱讀佛經之書目，但介紹多種，將不勝其繁；而從未有將佛教之教理行果，依次陳述，由淺入深，彙成一書者。以視外教之聖經，異常普及，相去甚遠。乃發起編纂佛教聖經，使人手一篇，從文化而開示悟入也。世華聞而大悅，首爲之倡，並約馮公夏、吳悟達、奚玉書諸君共爲檀越。聘羅時憲教授主其事，江妙吉祥女士、邢肅芝先生及余爲編纂；謝卓如、張沙鷗君主文書，撥堅道祖屋一層，以爲編纂之所。如是將及三年，編成付印，及至面世，又經數年，此中謠詠盛興，竟有詆爲割裂佛經，必受惡報。同願有藉而退出，亦有因是而括囊，將敗於垂成。世華矢志不渝，獨力以竣其事，「佛經選要」一書，始得完成，然由編而印，所費亦不資矣。

民國四十四年間，得陸無爲道兄之推介，承 貢噶上師之攝受，賜與四級遙灌，並示教誡，如是遵以修持。迨晤澄基兄，認爲未經親近承事，便無口訣可依，卽使精進用功，亦將事倍而功半。必須再事參訪，世華見義勇爲，資助一切，俾能親禮 敦珠寧波車足，蒙賜寧瑪巴教傳嚴傳兩派之傳承，開示大幻化網續之導引法，譯成漢文，因於編譯後記中，略述所得，名爲「天竺十得」如下：

- 一、得一貫之導引（以前未有如此一氣呵成之譯述）
- 二、得兩派之傳承
- 三、得主要之三根本（謂 上師本尊護法）

- 四、得握要之儀軌
- 五、得詳盡之教授
- 六、得心要之口訣
- 七、得經驗之印證
- 八、得祖師之傳記（惜不甚多）
- 九、得合法之地位（指傳承表）
- 十、得廣博之法論

如上所陳，實非世華之力不及此也。返港而後，於是對於大幻化網導引法，常作開示；且將西藏密宗靜坐法，免費普傳，多年來於香港、臺灣，舉辦已達五十屆，從學已數千人。世華復常於旅遊歐洲美國之便，取人所長，計劃製成錄音帶、及錄影帶，躬親其事，訪問研求，認為可以重複播放，能收普及之功。並常計劃組設圖書館，除廣設佛教圖書，以供閱覽；復多辦傳播媒體，從事弘揚。乃事未成就，遽實志而順無常，豈不惜哉！

彼不獨於弘揚佛教文化為然也，於保全佛教文化，尤其熱心；吾師敦珠寧波車之賜以德格版藏文甘珠爾全套，精本也，認為應予寶存。乃親訪研求「微粒非林」之印製，約馮麗萍主其事，分製兩套，一以餽送紐約佛教研究院沈院長家楨，一以珍存，其用心如此。余常以出錢、出力、出心，後後勝於前前，以詔從學諸弟子，認為發菩提心之具體行相，蓋有感於世華兄而言也。

今者金剛乘學會，已擴展至臺灣之臺北、臺中、高雄，分設三會，會供、布薩之法會，港臺兩地，參加者凡百數十人。且印行金剛乘季刊，於無上密宗法之基本常識，以顯淺方式，發前人之所未發，印行五千份，贈閱以資普及。復整編金剛乘全集出版，提要說明，裝璜精美，美化無上密法之法要，如是無上密乘之文化，將稍弘揚，其亦有感於世華兄之弘願而成，極盼乘願再來，助我弘利。

香港金剛乘學會甲辰年新春團拜留影



第二排左起：蘇亦剛居士、李世華居士、劉銳之居士、張性人居士、羅時憲教授、梁隱盒校長、吳寶祥居士。第三排右第四人陳寶芳居士。

had these hidden, awaiting discoveries by suitable persons. These have now come to be known as "Terma". As regards to those disciples who received personal and oral teachings from Guru Rinpoche (one aspect of Ka-ma), they seldom revealed these instructions and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se teachings remained to be esoteric in nature.

The developments of Nyingmapa have been quite dormant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My Root Guru His Holiness Dudjom Rinpoche, who in his previous incarnations manifested as Nuden Dorje and Saraha, is prophesized to be the last Buddha Mo-pa Thaye in this Fortunate Eon. I studied under His Holiness 21 years ago, and was most fortunate to have received the four empowerments of Dorje Sempa, disclosure on the "Na-Rak Dung-Truk" Tantra, instructions on Dzogchen, and last of all the Book of Vajrayana Silas (which wa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and was adhered to and kept in confidential custody by all disciples).

I was much indebted to His Holiness for his kindness in bestowing upon me the book "Esotericism — A Systematic Approach and Analysis" written by Guru Rinpoche and "An Analytical Explanation on the Precious Parasol" which I was instructed to have thes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t was revealed from these texts that the "Vase Empowerment" discloses the view of the mind, the "Secret Empowerment" discloses the view of the middle way, the "Wisdom Empowerment" discloses the view of Esotericism, while the "Word Empowerment" discloses the view of Dzogchen.

I paid tribute to my Guru in Kathmandu sometime in 1975 and I was given the newly-edited volume of the "Nyingma Gyudbum". The texts contained therein are secret ones and it was only through the boundless wisdom on the part of my Guru that the edition could be finalized.

When I once again paid tribute to my Guru in spring this year, I was given the whole set of His Holiness' Collected Works comprising of 23 volumes. Nyingma doctrines, ancient Buddhist history, life story of Guru Rinpoche, sacred places, visualization, practices and meditation, retreat and the relevant subjects have all been discussed in details.

If time permits, it is my intention to have them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During my recent sojourn with my Guru, I brought to his attention regarding my plans to publish the "Collected Works of Vajrayana" in Chinese. My Guru was more than happy to give me his encouragement; and he had subsequently notified in writing that all his disciples should render assistance



AN EXCERPT FROM THE PROLOGU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VAJRAYANA"

by Mr. Lau Yui Che

..... As prophesized by Buddha Shakyamuni, five years after Lord Buddha's parinirvana, the teacher of Sambhogakaya practices, Guru Padmasambhava, was born.

Guru Padmasambhava was invited to Tibet to give the teachings which enable enlightenment in one life time. He became the first guru of Tantrayana in Tibet and his disciples were subsequently known as the Nyingmapas.

In the reign of King Langdarma, Buddhism was suppressed in Tibet; the Nyingma School suffered destruction and subsequently deteriorated. The lame behaviours of lamas described by Rev. Fa-Chuen happened in the period when the Nyingma School had already been ruined.

Like Buddha Shakyamuni, Guru Rinpoche, the patriarch of Tantrayana, should receive due reverence. However, he remained partially unknown among scholars of Tibet and China. For example, only a few unimportant lines were recorded in Rev. Fa-Chuen's book: "King Trisong Detsen sent men to India to invite Guru Padmasambhava and hundred of Dharma Scholars (Panditas) to establish the Samye Monastery, and to help the translations and to give teachings. In a few years, the Tripitaka was fully installed. From this, we can see how the power of king can influence the propagation of the Dharma."

In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written by Taranatha, guru of the "Jho Nang"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there were only a few lines: "... there was an Acarya Padmasambhava in the country of Kubha (Kashmir)" (Ch. 30), and "Previously Buddhism did not exist in the Island of Kou-Ting (probably an island near Kashmir); Acarya Padmasambhava established Buddhism over there." (Ch. 40)

Fuller descrip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Chinese scholar Lui-Ching's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 "Shantirakshita pleaded the Tibetan king to invite Padmasambhava of Uddiyana to teach in Tibet. After arriving in Tibet for a few months, Padmasambhava and his 25 disciples subdued heretics with the powerful tantric practices. His merits of protecting the Buddha Dharma was indeed very great. Posterior historians made distortions such tha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y in this period appeared very absurd; on the other hand, no record was made concerning Padmasambhava's teachings and philosophy. Padmasambhava personally had not have any book to express his own view." Another section of Lui's book reads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Padmasambhava was the one who initiated Tantrayana in Tibet; this saying is hard to accept."

It can therefore be gathered from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that what has so far been stated has, in fact, deviated from the facts. Tibet used to be the Black Continent for her being "uncivilized". It was not until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7th century that Thömi Sambotre was sent by King Tsrongtsan Gampo to study Sanskrit in India. Upon his return, he created the Tibetan alphabets. Fifty or sixty years later (750 A.D.) when Guru Rinpoche was invited into Tibet, Tibet was only "semi-civilized". In addition, seeing that opportunities were not yet favorable, Guru Rinpoche decided to have most of the secret teachings recorded by his female consort Yeshe Tsögyal and subsequently

For the Diffusion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 A) COMMUNICATING WITH FRIENDS AND FOLLOWERS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 B) PUBLISHING A MAGAZINE IN ENGLISH TO INFORM ALL OUR MEMBERS AND INTERESTED PARTIES OF OUR ACTIVITIES.
- C) PUBLISHING ORIGINAL TEXTS, TRANSLATIONS, TEACHING TAPES AND A CATALOGUE OF ALL TIBETAN TEXTS AVAILABLE IN INDIA.
- D) ESTABLISHING SHORT INTENSIVE DHARMA COURSES FOR THOSE INTERESTED.
- E) INVITING STUDENTS OF TIBETAN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FOR GRADUATE AND UNDER GRADUATE RESEARCH.

RELIGIOUS ARTICLES: AVAILABLE FOR SALE:

- 1. Texts of both the Sutras and Tantras, and various qualities and sizes of cloth for covering texts.
- 2.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of blessed statues and stupas filled with precious mantras.
- 3. Different sizes of blessed Thankas (painted scroll).
- 4.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of offering bowls. (Pure perfumes for offering is also available).
- 5. Different sizes of vases decorated with beautiful brocade.
- 6. Two Different sizes of vajras and bells. (Explanation included).
- 7. Two sizes of Kapala for inner offerings with their necessary ingredients. (Explanation included).
- 8.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of Damarus (drum), decorated with brocade.
- 9.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of butter lamps.
- 10. Different qualities of Celestial Incense.
- 11. Different kinds of malas & counters.
- 12. Different sizes and kinds of wooden drinking/eating bowls.
- 13. Different qualities of offering scarfs.
- 14.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of Tibetan bags.
- 15. Monks and nuns robe with Dingwa (seat).
- 16. Any kinds of Tibetan dress.
- 17.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of Tibetan carpets. (catalogue available).
- 18. Different sizes of brocade banners and umbrellas for religious us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write to:

The Secretary
D. L. L. Society,
P. C. TIBETAN COLONY,
(MUNDGOD) UTTAR KANNADA,
KARNATAKA PIN - 581411
INDIA

Then I received this article from Mr. C. T. Shen. After reading it thoroughly, I felt that the Two Basic Principles mentioned are most essential and fruitful, and that the Three Points of the Infinite numbers of objects, the Boundless state and the Endless time mentioned are most insightful, penetrating and thought-provoking.

If not for a great practitioner of the Dharma like Mr. Shen himself,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have stated such supreme statements concerning the Three Vows of Making extensive offerings, of Conforming always to the aspir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and of Dedicating every merit to all sentient beings. Hence my most sincere and humbl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Mr. Shen.

Thus I wrote to Mr. Shen asking for his works in order that our Quarterly will be more fruitful and our members to be benefitted. Later, Mr. Shen replied by saying: "I felt honored that your Quarterly would like to print my article, yet because this article had already been published in the Bodhedrum Publications and in the Torch of Wisdom, I have to inform you of this. Realizing that your Quarterly is publish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that most of the readers in Southeast Asia read English more than Chinese, I have asked Mr. Fayan Koo to translate it into English. This English version has not yet been published in any publications, and thus I am now enclosing it for you to choose. Please do not mind if you finally decided not to publish either one. You and I are both helping to spread the Dharma, so please do not be mindful about it. I suppose you will agree with my view." Though Mr. Shen is so humble about himself, I felt it will be a shame if this article is not to be published. Hence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will be published in our Quarterly.

DREPUNG LOSELING LIBRARY SOCIETY

A NON-PROFIT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ORGANIS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 A) PRINTING BOOKS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AND THE COMMENTARIES BY HIS ENLIGHTENED FOLLOWERS.
- B) HELPING MONKS BY PROVIDING FOOD, CLOTHES, TEXTS AND MEDICINES.
- C) INVITING SCHOLARS TO GIVE TEACHINGS.
- D) INVITING SPECIALISTS IN THE FIELDS OF DIFFERENT BUDDHIST SCIENCES LIKE MEDICINE, MANDALA CONSTRUCTION, ARCHITECTURE, ASTROLOGY, etc.

a good deed or acquired merits, and you wish to dedicate the merit to a person or for a certain purpose, be sure to recall the paragraph on universal dedication quoted above. The greater the mental horizon while making the dedication, the greater your merits.

The foregoing quote is on the vow to relieve sentient beings from suffering and to bring them joy. The paragraph next to that in the sutra refers to the aspect of making Dharma-offerings that involve suffering for sentient beings. The paragraph states: "I am willing to suffer for any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sever retributions from their previously accumulated evil karma, so that they may be liberated." Such dedication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tate of a great bodhisattva such as Ksitigarbha who said, "If I will not descend into the hells, who will?" but such vows that fully express the compassion and will power of a great bodhisattva can hardly be achieved by common people like ourselves. We can only try to cultivate the vows gradually. If you can always bear the other fellow in mind, think of him, wish him happiness, help him eliminate suffering, and acquire happiness, then, as time goes on, your mental horizon (state) will automatically expand. You will view all elders as your parents, all young ones as your children, and the thought will arise in you, "Alas! He has done something bad. This will bring bad retribution. Let the retribution fall on me, so he may be free to tread the right paths that lead to human and celestial existence, and to nirvana." For one making a universal dedication of the merits of the Ten Great Vows, such should be his mental attitude.

The world is like a desert. Sentient beings suffer from parching thirst. Even a drop of water will sustain life. We must not refrain from doing good deeds that are small, nor do bad deeds that appear insignificant. Consider the anticipation entertained by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when he taught Sudhana the Ten Vows. We should always bear in mind Buddha's injunction not to forsake sentient beings.

May bodhi grow in everyone.

May the infinite Dharma joy befall everyone.

Thank you.

Yui-che's Note on Mr. C. T. Shen's Article "The Essence of Samantabhadra's Vows"

The Forty-chapters Version of the *Avatamsaka Sutra*, which contains the Samantabhadra's Vow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tras in the Sutrayana. All Buddhist practitioners should follow it to vow and to practise the Dharma.

Though the Anuttara-Tantrayana has its own silas, its practitioners must als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Lord Buddha and the various Maha-Bodhisattvas. Hence one of its silas mentioned that "In contrary to the Buddha's teachings is committing the Second Root Downfall".

My Root Guru His Holiness Dudjom Rinpoche had indicated that in all the teachings of the *Kama* and *Terma* Traditions, and in the Refuge, the Generation of the Bodhicitta and so on of the Ngondro Practice, all of which must be followed by the Vows of Samantabhadra. Our members of 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have been reciting it for quite sometime, and I was planning to give a brief instruction on this part.

you make offerings with incense, lamps, and purveyances, in quantities as large as a bank of clouds, the ocean, or a mountain, to buddhas as numerous as the sum total of specks of dust in the ten directions and the three phrases of time, the resultant merits are less than the merits of entertaining one thought of Dharma-offering. I hope you will all comprehe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atement. It is far more meritorious to entertain even one thought of benefiting sentient beings than to burn bundle upon bundle of incense in the temple.

2) To always conform to the aspir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In the Avatamsaka Sutra, it is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 for conforming to the aspir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is the benefitting of all sentient beings equally. So, we should care for and attend to any sentient beings and treat him or her as we would our parents, or even as we would the tathagata, without the slightest difference. Here, we must keep in mind one important point: to conform to the aspir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does not mean that we do everything the sentient being wishes. The criterion is whether we can be of benefit. Four principles are specifically mentioned in the sutra: "To be a good doctor for those suffering from illness; to point out the right road to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way; to bring light to those in the darkness; and to cause the poor to discover hidden treasures." Your attention is called to the fact that these four principles are not only limited to physical commodities but also include spiritual matters. Thus, to be a good doctor for those suffering from illness means that we should cure not only ailments of the body but also those of the mind. Buddhism considers greed, anger, and delusion as the greatest ailments of mankind. One who cures a person of greed, anger, and delusion is truly conforming to the aspir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On the other hand, if a person asks you to rob a bank with him, and you comply with his desire, you not only have not cured him of his illness of greed, anger, and delusion, but you have actually aggravated them. You have not benefitted him at all. Therefore, you are not properly implementing your great vow to conform to the aspir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The Buddha-Dharma is a right path. To be awakened to Buddha-Dharma is to acquire the joy of the Dharma and peace of mind. It is the light, the hidden treasure. He who does not have an opportunity to hear the Buddha-Dharma may be likened to a person at a crossroad, knowing not which direction to follow. He is a person in the dark; a poor man without resources. Therefore, if by conforming to his interests, you could cause him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Buddha-Dharma, whether by leading him to a knowledgeable person such as a monk, by causing him to listen to the Dharma being expounded, or by introducing him to Buddhist publications, you will be conforming to the aspir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and your merits will be boundless and immeasurable.

3) To dedicate every merit to all sentient beings:

The Avatamsaka Sutra's chapter on the Ten Great Vows of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may be said to be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Buddhist teachings on the bodhisattva ideal. Universal dedication of merit means to dedicate all merits acquir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first nine vows (from "paying homage to all buddhas", to "conforming to the aspir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to all sentient beings in all worlds in the ten directions. How can merits be dedicated? I refer you to the words of the sutra: "I vow to cause sentient beings to have constant peace and happiness, to be free from all illness, to fail in any attempt to commit evil and to succeed quickly in good endeavors. I vow to close on them all doors to the lower planes of existence, and show them the right paths to the human and celestial realms, and to nirvana." If you wish to learn how to dedicate your merits, you might bear these words in mind. Thus, when you have done

discover that as one leads one's daily life; working, eating, drinking, walking, sitting, lying down, getting up, . . . it is occasionally possible to naturally, spontaneously and effortlessly coordinate all of these activities with the Ten Great Vows. This applies to activities of the body, or the speech, or the mind. When such a coordination is perceived, one may begin to feel that one is progressing on the path.

Now, I would like to further explain three of the Ten Vows: 1) to make extensive offerings, 2) to always conform to the aspir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and 3) to dedicate every merit to all sentient beings. I hope you will think about them, study them, and criticize my explanation of them.

1) To make extensive offerings:

While making offering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n infinite number of objects, a mental state that is limitless, and maintaining constant mindfulness without interruption, there is one other very important thing: the offering of Dharma. As the sutra says, "Of all offerings, the offering of Dharma is the highest." Why? "Because all tathagatas honor the Dharma." When we give someone a gift, or when we make offerings to our parents, we always try to give the things they like most.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when we make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Becaus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like most to relieve sentient beings from sufferings, and because the Dharma causes sentient beings to part from suffering and gain happiness, the offering of Dharma is most honored by buddhas/bodhisattvas, and is the most meritorious.

Now, what is an offering of Dharma? The sutra enumerates seven types:

The first is to practise as taught. This means to practice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with your body, speech, and mind. If you can do this, you are making an offering of the Dharma, a true offering to all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The next three offerings are: to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to embrace and accept sentient beings, and to suffer for sentient beings. These three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uddha's teaching on not forsaking sentient beings. If you can accomplish them, you will certainly be praised and approved by the buddhas in the ten directions. So these too are offerings of the Dharma, with infinite merits.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note that to embrace and accept sentient beings is probably not unfeasible, but to suffer for another sentient being is very difficult indeed. We tend to think, "If it is his own karmic retribution, he should suffer";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someone else should suffer for him. This is certainly true when we are functioning at the level of common people. Yet it is not always true to say that absolutely no one will suffer for another. Many people present here are parents. Let me ask you, when your children were suffering in illness, did it ever arise in your mind that you would gladly suffer for them if you could? Have you ever heard of people, who, for the sake of love, would go to prison for his (her) criminal lover? The Buddha looks upon sentient beings as his own children. If we can extend our willingness to suffer for our children to all sentient beings, we would be in accord with the buddha-mind. The merit of this kind of Dharma offering is as vast as the ocean or the space above us. It is inconceivable!

Now, the last three offerings: to cultivate good roots diligently, not to forsake the deeds of a bodhisattva, and not to part with the bodhi-mind. These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uddha's instructions for treading the path of a bodhisattva. If you can perform these offerings, you will also be praised and approved by all buddhas in the ten directions, since these too are Dharma offerings of boundless merits. It is said in the sutra that if

blessings would be lessened if she had dedicated some of her merits to another person. This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case of the moon-watcher who is afraid that the brilliance of the moon will be reduced if there are more people watching it. The fact is, if the mother had added, "May all sick people in the world be released from suffering and have happiness!" After dedicating her merits to her son, she would have expanded her mind to cover all sentient beings. In so doing, not only would her son's blessings not be reduced, but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her mind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her compassion, her son would probably recover sooner. This type of merit dedication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true teachings of the Vows of Samantabhadra.

2) Boundless state;

"State" refers to the state of one's mind. I remember that a Dharma master once taught me meditation. He first said to concentrate the mind on a point in the body. When this point is clearly visualized, one then enlarges it until it covers one's entire body; then the entire room; then the entire city, the entire nation, the globe, the solar system, the universe. . . the infinitude. When the infinite stage is reached, the mind is totally cleared of obstacles. When this kind of meditative technique is used to implement one's vows, the state of mind becomes boundless. This meditative technique may be called "Not Fencing Oneself In."

What is "fencing oneself in?" Consider as an example, the making of offerings. If you say, I will make offerings only to Reverend So-and-so, and not to the other reverends, this is "fencing yourself in." All such thoughts are limited in (mental) extent. To believe only in Chinese Buddhism, not in Ceylonese Buddhism; to profess only the Mahayana and to be unwilling to learn the Hinayana; and to praise only Buddhism, not the merits of Christianity; all these are "fencing oneself in", and are limited in extent. Such people will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Samantabhadra's Great Vows. So, when you are cultivating the great vows of Samantabhadra, you must be very careful not to fence yourself in. You should learn to expand your mind to reach the perfect state of boundlessness.

3) Endless and uninterrupted time: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made it very clear, and emphasized at every vow, that "the thoughts (of mindfulness of the vows) must succeed one another without interruption." The point is that the true application of the vows consists in non-interruption. An example of interruption is if upon walking in the morning, you give rise to the thought of compassion, and determine to cultivate the deeds of a bodhisattva, but by breakfast time, you realize that the deeds of a bodhisattva are very difficult to perform and you decide to postpone it for a few years. Receding thusly in your convictions, you cause an interruption to take place. Again, you go to the Temple of Enlightenment to listen to an expounding of the sutra this weekend, but by next weekend, you ar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again. How can your beneficial thoughts and intentions succeed one another without interruption if you behave in this manner? So it is not easy to be persistent and untiring. Unless you cultivate yourselves to place your own interest second, and put your aspiration of helping people secure happiness first,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for you to achieve uninterrupted, constant awareness of the Ten Great Vows.

My own experience in trying to achieve this end is as follows: First I practised recitation of the Ten Vows until it was done with great fluency. Then I contemplated how to execute the Ten Vows with body, speech, and mind. Gradually I have come to

THE ESSENCE OF SAMANTABHADRA'S VOWS (II)

Delivered by C.T. Shen

at the Temple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Recorded by John Pa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Fayan Koo
March 1982*

Further, we should try to realize the spirit of Samantabhadra's vows.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read the text of these vows you will find that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places a lot of emphasis on "infinite number of objects", "boundless states" and "uninterrupted time". So we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mind that is the source of these vows is also infinite, limitless, boundless, and uninterrupted. I will now tell you what little understanding I have of this state of affairs for your reference and discussion.

1) Infinite number of objects:

My dear friends, to make a vow concerning an infinite number of objects is truly a very important and skillful means of achieving buddhahood. Consider the act of paying homage, for instance. Ordinarily, when we make obeisance to a statue of a buddha, we bow only to that single statue, and thus our merits are also limited to that extent. If on the other hand, when we make the obeisance and chant the buddha name, our minds are on the infinite number of buddhas in all the ten directions in space and three phases of time, then our minds too will be expanded to infinitude and become limitless, boundless, and endless. The same quantities will also effect merits of our obeisance.

Such a notion is very interesting. Let me cite another example: Suppose you are looking at a full moon on a still, clear night in the wilderness. You see a full moon and an expanse of light. At this time another person suddenly comes to your side. He too has come to look at the moon. Would you feel that the moon you are looking at has suddenly been halved, or the brightness of the moon become darkened by half? Of course not! Even if there are ten people looking at the moon at the same time, you would continue to see a full moon with the same brilliance as before. Not only you, but all the others would also see the full moon with the same brilliance. And the same is true whether there be ten thousand or a million moon-watchers. If the moon shined on only one person, one person would have the benefit of its brilliance. But if it shined on a million people, then a million people would be benefited.

Merits are like the moon.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objects, the greater the merits, even unto infinity. Thus, when you pay homage to the bodhisattvas and buddhas, you might only have a statue of a buddha or bodhisattva such as Avalokitesvara before you. However, while prostrating, you should repeat Avalokitesvara's name, and fix your mind on the infinite number of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s in the ten directions and throughout the three phases of time. Then you should concentrate your mind and recite the names of all the buddhas in the ten directions and the three phases of time. In this way, you can properly execute the vow "to pay homage to all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Let us take as another example, the "dedication of merit to all sentient beings." When a child is ill, the mother prays to the Buddha for her son's recovery. Often she will say "I dedicate all the merits I have accumulated in the past to my son," as if her son's

ཐོབ་པ་མེད་པའི་ཕྱིར། ཤེས་རབ་ཀྱི་པ་རོལ་དུ་སྦྱོན་པ་ལ་བརྟེན་ཅིང་གནས་དེ།

thob-pa med-pa'i phyir, shes-rab kyi pha-rol tu phyin-pa la brten cing
gnas te,

སེམས་ལ་སློབ་པ་མེད་པས་སྐྱག་པ་མེད་དེ། ཕྱིན་ཅི་ལོག་ལས་ཤིན་དུ་འདས་

sems la sgrib-pa med-pas skrag-pa med de, phyin-ci-log las shin tu 'das

ནས་སྐྱུང་ན་ལས་ ༣ འདས་པའི་མཐར་ཕྱིན་དོ། །དུས་གསུམ་དུ་རྣམ་པར་

nas mya-ngan las 'das-pa'i mthar phyin to, dus gsum du rnam-par

བརྒྱ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ང་། ཤེས་རབ་ཀྱི་པ་རོལ་དུ་སྦྱོན་པ་ལ་

bzhugs-pa'i sangs-rgyas thams-cad kyang, shes-rab kyi pha-rol tu phyin-pa la

བརྟེན་ནས། ལྷན་མེད་པ་ཡང་དག་པར་ཚྲོགས་པའི་བྱང་རྒྱལ་དུ་མངོན་པར་

brten nas, bla na med-pa yang-dag-par rdzogs-pa'i byang-chub tu mngon-par

ཚྲོགས་པར་སངས་རྒྱས་སོ། །དེ་ལྟར་བས་ན་ཤེས་རབ་ཀྱི་ ༤ པ་རོལ་དུ་སྦྱོན་པའི་

rdzogs-par sang-rgyas so, de lta-bas na shes-rab kyi pa-rol tu phyin-p'i

སྒྲགས། རིག་པ་ཆེན་པོའི་སྒྲགས། ལྷན་མེད་པའི་སྒྲགས། མི་མཉམ་པ་དང་

sngags, rig-pa chen-bo'i sngags, bla na med-pa'i sngags, mi mnyam-pa d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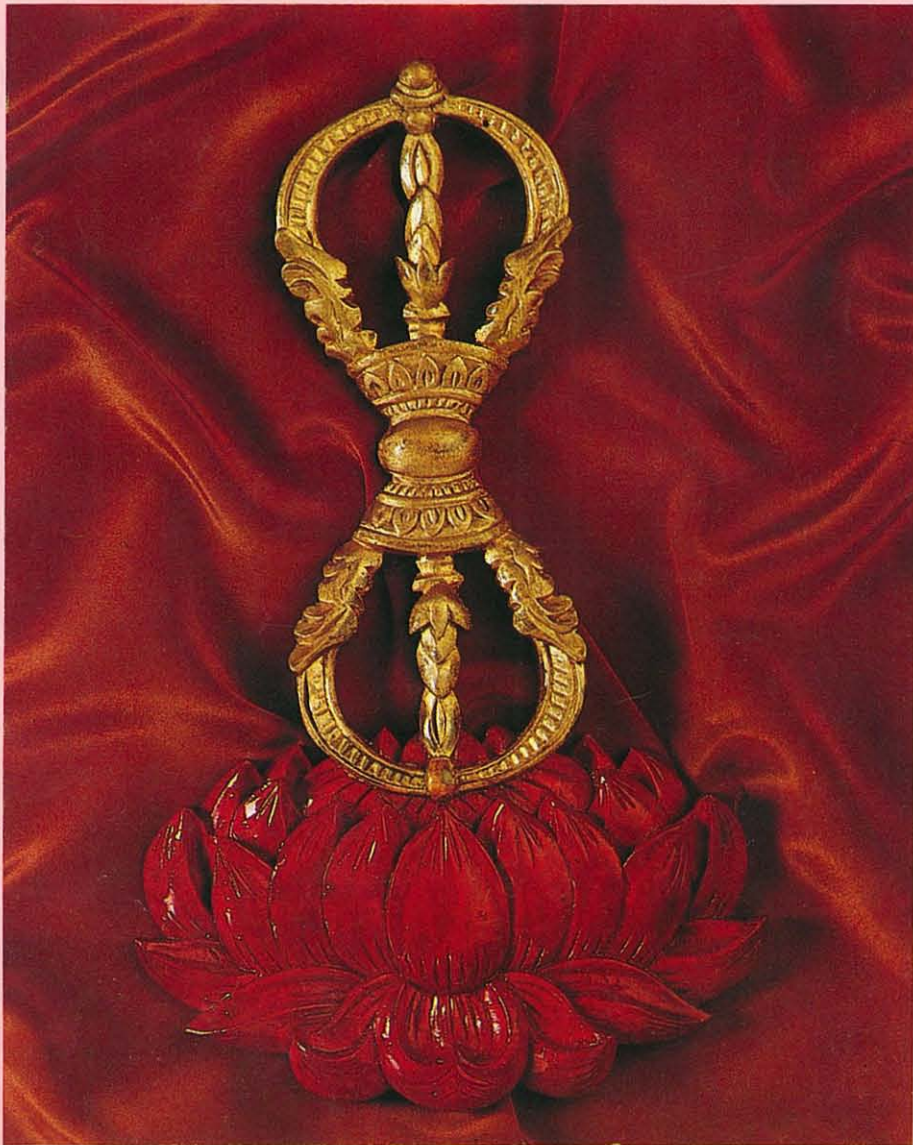


ཡ

གསང་སྔགས་རྫོང་ཐོག་ལ།
བདུ་ལོའོ་མཁའ་



VAJRAYANA QUARTERLY, NO. 13. NOV., 1982.



本會標幟